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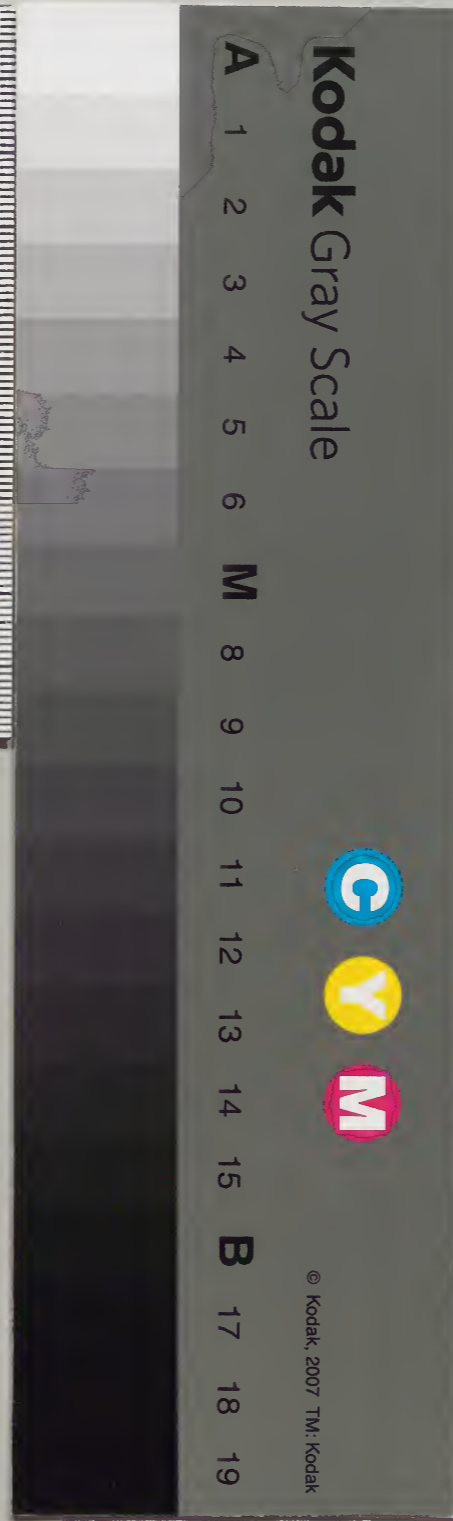
四書朱子本義匯叅

論二三

漢書門類	八六一八	四一八	三八	三二册
------	------	-----	----	-----

漢書類	八六一八	三三	二四	三七函
-----	------	----	----	-----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8618
冊數	32 (8)
函號	277 130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論語集註本義匯纂卷之二

為政第二

凡二十四章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共音拱亦作拱

政之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

新安陳氏曰首訓政字本夫子政者正也

子曰帥以正孰敢不正之意蓋以政之理言若第三

章集註云政謂法制禁令則指政之實事言也

德之為

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

新安倪氏曰訓德字蓋做禮記德者得也禮樂皆得謂之

有德而言初作得於身後改得於心夫道字廣人天下所

共由德字親切吾心所獨得行道行之於身未足以言德

必有得於心則躬行者始心得之心與道為一斯可謂之

德語類德字從心者以其得之於心也如為孝是必中

德語類德字從心者以其得之於心也如為孝是必中

德語類德字從心者以其得之於心也如為孝是必中

得這箇孝為仁是心中得這箇仁若只是外面恁地中心
不如此便不是德○勿軒熊氏曰德者得之於心行之於
身心正則身正身正則家正而天下莫
不一於正與徒法而為政者不侔矣
也居其所不動也共向也言眾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

或問北辰為天之樞何也曰天員而動包乎地外地方而
靜處乎天中故天之形半覆乎地上半繞乎地下而左旋
不息其樞紐不動之處則在乎南北之端焉謂之極者猶
屋脊之謂極也然南極低入地三十六度故周圍七十二
度常隱不見北極高出地三十六度故周圍七十二度常
見不隱北極之星正在常見不隱七十二度之中常居其
所而不動其旁則經星隨天左旋日月五緯右轉更迭隱
見皆是環繞而歸向之知此則知天樞之說而聖人所以
取譬亦可見矣○語類北辰天之樞紐有五星其前一
明者太子其二最明者曰帝座乃太乙之常居也其後一
箇分外開得些子而不甚明者曰極星也○北辰是那中問
無星處這些子不動是天之樞紐北辰無星緣人要取此

為極不可無簡記認就其旁取一小星謂之極星這是天
之樞紐如那門簷子樣又似箇輪藏心輪在外面動心却
不動義剛問極星動不動曰也動只是近那辰雖動不覺
如射糖盤子樣北辰便是中心樞子極星便是近樞底點
子雖也隨盤轉緣近樞子便轉得不覺按邵子曰地無石
之處皆上天無星之處皆辰此可見北辰之為無星處矣
○史記載北極有五星太乙常居中是極星也辰非星只
是星中間界分其極星亦微動惟辰不動乃天之中猶磨
之心也○問太乙是其星曰是帝座即北極也以星辰位
言之謂之太乙以其所居之處言之謂之北極太乙如人
主極如帝都○天形如雞子旋轉極如一物橫亘居中兩
頭押定一頭在地上是為北極居其中不動眾星環向一頭
在南是為南極在地下人不可見按此即或問所云樞紐
不動之處在乎南北之端也○合訂北辰如輪之轂如磨
之臍如門之臼未嘗不動而動於其所故注謂之不動如
人主憂勞無逸裁決萬幾而乘裳恭己人自不見其作為
之迹也輯語北辰居其所是動為政以德則無為而天下
之至非不動之至此語可參

歸之其象如此語類問為政以德莫是以其德為政否曰

相似○人之有德發之於政如水便是簡濕底物事火便

是簡熱底物事有是德便有是政○問為政以德莫是以

身率之否曰不是強去率他須知道未為政前先有是德

若道以身率之此語便麓了○為政以德不是欲以德去

為政亦不是塊然全無作為但德修於己而人自感化然

感化不在政事上却在德上蓋有德者所以正人之不正

豈無所作為但人所以歸往乃以其德耳故不待作為而

天下歸之如眾星之拱北極也○為政以德非是不用刑

罰號令但以德先之耳以德先之則政皆以德按政皆自

德裏出德亦即在政中見天下見政則非見德故為政以

德須向渾成合一處理會不是政自政而德自德○問為

政以德如何無為曰聖人合做處也如何不做只是不生

事擾民但以德而民自歸之非是說行此德便要民歸我

如齊桓晉文做此事便要民如此如大蒐以示禮伐原以

示信之類聖人行德於上而民自歸非有心欲民之服也

○問無為而天下歸之曰以身率之自是不勞力禮樂政

刑固不能廢只是本分做去不以智術籠絡天下所以無

為○聖人不是全無一事如舜做許多事豈是無事但民

心歸向處只在德上不在事上許多事都在德上做若

無德而徒去事上理會勞其心志只是不服為政以德一

似燈相似油多燈便自明○輯語為政以德是現成象是

團圖句拆開不得層摺不得○首句止得半截語無為而

天下歸意在第三句中見○居所而眾星共非撥天子高

居而四方環衛也正以譬德之主宰運旋指出無為化神

之意程子曰為政以德然後無為語類以德則自然感化

耳子所謂無為只是簡忽聖人所謂無為却是付之當然之

子所謂無為只是簡忽聖人所謂無為却是付之當然之

理如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

已矣這是甚麼樣本領豈可與老氏同日而語○慶源輔

氏曰為政以德非不為也猶天下之理而行其所無事也

不能以德為政而遽欲無為則是怠惰廢弛而已○精言

玩程子然後二字分明見無為而歸惟篤恭正己者能之

論語集註本義注卷二為政 三 敦復堂

而成所守者至簡而能御煩所處者至靜而能制動所務者至寡而能服衆輔氏曰范氏正推演程子之意至於曰化曰信曰成等語則併舉其效而言之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詩三百十一篇言三百者舉大數也蔽猶蓋也語類如以

衆思無邪魯頌駟篇之辭新安倪氏曰此詩本美魯僖公牧馬之盛由其心思之正如衛

風美文公秉心慎駟牝牡三千之意也作詩者未嘗以此論詩之旨夫子讀詩至此而有合於心焉是以取之蓋斷章摘句

云爾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

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語類若

言只道一箇思無邪便了便畧了那詩三百聖人須是從詩三百逐一篇理會了然後理會思無邪此所謂下學而

上達也○三百篇之詩不皆出於性情之正如關雎二詩四牡鹿鳴詩文王大明詩是出於性情之正桑中鶉之

奔奔等詩豈是出於性情之正好底詩便吟咏發人之善心不好底詩便要起人羞惡之心故三百篇詩雖各因事

而發其用歸於使人思無邪○非言作詩之人思無邪也蓋謂三百篇之詩所美者皆可以為法而所刺者皆可以

為戒讀之者思無邪耳○詩有善有惡頭而最多而惟思無邪一句足以該之上至於聖人下至於淫奔之事聖人

所以皆存之者所以欲使學者知所勸懲其言思無邪者以其有邪也直卿曰詩之善惡如藥之參苓巴豆而思無

邪乃藥之單方足以當是藥之善惡者也曰然又曰詩恰如春秋春秋皆亂世之事而聖人一切裁之以天理○思

無邪一句便當得三百篇之義三百篇之義大槩只要使人思無邪若只就事上無邪未見得實如何惟是思無邪

方得思在人最深思主心上又曰此詩之立然其言微婉教如此又曰言詩之功用能使人思無邪也

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則未有若此之明且

盡者故夫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蓋其義其

示人之意亦深切矣語類問所謂其言微婉各因一事而

事如暴虐之誅只刺暴虐之事思無邪却凡事無所不包

也○問思無邪如何是直指全體曰詩三百篇皆要人無

邪思然但逐事無邪耳惟此一言舉全體言之因曰夏之

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此無邪思也出其東門有

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編衣綦巾聊樂我員此亦無

邪思也為子而賦凱風亦無邪思也為臣而賦北門亦無

邪思也但不曾說破耳惟思無邪一句便分明說破或曰

如淫奔之詩如何曰淫奔之詩固邪矣然反之則非邪也

伯恭曰聖人放鄭聲又却取之如何曰放者放其樂耳取

者取其詩以為戒○只說思無邪一語直截見得詩教之

本意是全備得許多零碎底意又曰只是要正人心統而

言之三百篇只是一箇思無邪析而言之則一篇之中自

有一箇思無邪○又集孔子之稱思無邪也以爲詩三百

篇之善微意雖其要歸無不出於正然未有若此言之約

而盡者非以作詩之人所思皆無邪也今必曰彼以無邪

之思鋪陳淫亂之事而閔惜懲創之意自見於言外則若

若曰彼雖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無邪之思讀之則彼

之自狀其醜者乃所以為吾警創之資耶而混曲為訓說

而求其無邪於彼不若反而得之於我之易也巧為辨駁

而歸其無邪於彼不若反而責之於我之切也○或問變

風鄭衛之詩安知非當時賢者所作以刺夫為此之人故

其言雖邪而義則不害其為正乎曰詩雖或主於譎諫然

其譏是人也亦必優游含蓄微示所以譏之之意然後其

人有以覺悟而懲創焉若但探其隱隱而播揚之既無陳

善閉邪之方又無懇切諷諭之誠則正恐未能有益於

人而吾之言固已墮於媒娼刻薄之流而先得罪於名教

矣聖人亦何取乎爾聖人之意固將使人考焉以鑒其得

失而心得以卒歸於正耳○輯註詩之緣起原從采風考

事而立只一採訪陳觀間可知有先王許多刑賞慶讓補

則雖誦淫奔皆亂之章皆得性情禮義之正矣後人不明

斯理反以朱子之說為疑若聖人必存正去邪而為無邪

詩吾集注本卷重刊卷二為政

五

敦復堂

則大易不當設見金夫不有躬之象而春秋亦不當載姜氏會齊侯之女矣。○知其為邪即無邪也。若揀出邪放處邪愈。○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語類問思無邪誠也非獨是行無邪直是思無邪方是誠曰公且未要說到這裏且就詩三百如何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集註說要使人得情性之正情性是貼思正是貼無邪此如做時文相似只恁地貼方分曉若好善惡惡皆出於正便會無邪若果是正自無虛偽自無邪若有時也自入不得按此可為讀集註分別內外註之法。○思在言與行之先思無邪則所言所行皆無邪矣惟其表裏皆然。范氏曰：學者必務知要。知要則能守約守約則故謂之誠。

足以盡博矣。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按知要非本義所重然一言可以蔽三百即思無邪為讀詩之要可也。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音導

道猶引道謂先之也。政謂法制禁令也。之使依此做禁令

所以戒之使不得不依此做法制禁令亦是使人為善不為惡。○說統政與禮何別政者官府之治條例也。禮者先王之教。齊所以一之也。道之而不從者有刑以一之也。條

當法制禁令時原道你不遵守自有常刑及道之而不從自不得不以刑齊之。政刑只是一套事。免而無恥謂苟免刑罰而無所羞愧。蓋雖不敢為惡而為惡之心未嘗忘也。語類道齊之以政刑則不能化其心而但使之少

之心未嘗忘是就他免時本自不知恥矣。按集註為惡後然。○或問所謂免正以其革面而不敢為非真有以免於罪戾耶。豈冒犯不義至犯上作亂而脫漏憲網以幸免於刑誅之謂哉。按此與集注苟免字似稍異。朱子恐後學看得苟字太粗故於或問復發此論。然又云專任政刑之弊其流必至於此則苟免之云義正渾備。○問道之以政



曰聖人之意只為當時專用政刑治民不用德禮所以有
此言謂政刑但使之遠罪而已若是格其非心非德禮不
可聖人治天下何曾廢政刑來
又曰專用政刑只是霸者之事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禮謂制度品節也新安陳氏曰前訓禮字云天理節文人之文物而言○胡氏曰品謂尊卑高下之差節謂界限等級之分格至也言躬行以率之

則民固有所觀感而興起矣而其淺深厚薄之不一者又有禮以一之則民恥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也語類道

是躬行其實以為民先如必自盡其孝而後可以教民孝自盡其弟而後可以教民弟○問齊之以禮曰道之以德是以感人之善心若不著禮以為之規矩如何齊得他須以禮齊之使賢者知所止不肖者有所改及又曰才說禮

便自有箇中制○道之以德者是自身上做出去使之知所向慕其間資稟信向不齊雖是感之以德自有不肯信向底亦有太過底故齊一之以禮禮是五禮所謂吉凶軍賓嘉須令一齊如此如周官一書何者非禮以至歲時屬民讀法之屬無不備具者正所以齊民也若只道之以德而無禮以約之則籠統無收煞去處○古人比閭之法比有長閭有師便真箇能行禮以帥之民都是教了底人故教人須法古從底做起始得○先之以法制禁令是合下有猜疑關防之意故民不從又却齊之以刑民不見德而畏威但圖目前苟免於刑而為惡之心未嘗不在先之以明德則有固有心者必觀感而化然稟有厚薄感有淺深又齊之以禮使之有規矩準繩之可守則民恥於不善而有以至於善○有恥且格只將格字做至字看至是真箇有到處如格於上帝格於文祖之格如遷善遠罪真箇是遠罪有勉強做底便是不至○新安陳氏曰以躬行之德率民民觀感興起於下化民之大本已立但民之感發者不免有淺深厚薄之不同須以禮之制度品節齊一之

命吾集主本義匡於卷二為政七 敦復堂

使其未盡善者皆截然於禮焉民恥於不善此觀感於德之功又至於善乃齊一於禮之效愚按以恥格分承上二項於義亦通然此只是一串事似總承較渾必截然分屬豈德化獨不能使民至於善耶亦難為所感深所稟厚者地矣○按上節云免而無恥此不獨云有恥而進以且格兩相激射為極力欲動之詞以見為治者宜審所尚也要之不休之勢原非兩截且字須自存不格一說格正也書曰格

其非心○愚謂政者為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此其相為終始雖不可以偏廢然政刑能使民遠罪而已德禮之效則有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當深探其本也

語類集註後面餘意是說聖人謂不可專恃政刑然有德禮而無政刑又做不得聖人說話無一字無意味如

功術策曰有道德則功術乃道德之功道德之術無道德則功術方不好政刑德禮四者此正與道德功術一般有德禮則政刑在其中不可專道政刑做不得底但不專用政刑○問專用政刑是霸者事威文亦須有德禮如左傳所云曰他只是借德禮之名出做事如大蒐以示之禮伐原以示之信出定襄王以示之義他那曾存躬行德禮之實這正是有所為而為之也聖人見得自家合着恁地躬行那待臨時去做些○條辨看來兩節分別處只在四箇以字用政刑者亦是教民向善豈不假德禮名目但自家先無德禮之實其所以者政刑非用德禮者何嘗不借政刑而教但自家躬行整飭都是德禮其所以者德禮也四以字是兩邊與緊處○輯語看總註政刑德禮原俱指先王所以治天下者德禮在先政刑在後德禮為本政刑為末古今理勢之必然聖人分別兩者得失淺深原為專用政刑者而設故矣第說入朱子又恐人偏廢政刑故於圖外說員謂德禮中原有政刑只專用政刑乃不可耳所云不廢者正德禮之政刑非專用之政刑也○精義揚氏曰

先王非不用政刑也書曰德惟善政則以德為政也伯夷降典折民惟刑則以禮用刑也有德禮則政刑在其中矣或問謂其意則甚善而微有異乎此章之意愚按斯言細體味之自見然於深探其本之指固可相發明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

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心之所之謂之志此所謂學即大學

之道也或問大學之道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也其說具於大學之篇矣志

乎此則念念在此而為之不厭矣語類問十五志學章曰聖人是生知安行云云

曰且莫說聖人只於已上分別如何是志學如何是亦如何是不惑如何是知天命如何是耳順如何是從心所欲

不踰矩且理會這幾箇字教分曉某所以逐句下只解其字義直至後面方說聖人分上事今且說如何是志學曰

心有專一之謂之志志學則其心專一向這箇道理上去曰說文

聖人為甚不向別路去只向這一路來志是心之深處人

不志學有兩種一種全未有知者一種是雖知得却若在

若亡不肯至誠去做者然知之而不肯為亦只是未嘗知之耳○古人於十五以前皆少習父兄之教已從事小學

之中以習幼儀舞勺舞象無所不習到此時節他便自會發心去做自去尋這道理志者言心之念只在此上步步

恁地做為之不厭○孔子只十五歲時便斷然以聖人為志矣今學者誰不為學只是不可謂之志於學果能志于

學則自在不得志字最有力要如饑渴之於飲食才有悠悠便是志不立○問聖人十年工夫日不須理會這箇且

理會志於學能志學許多科級須着還我○看志字最要緊直須結裏在從心不踰矩上然又須循乎聖人為學之

序方可○問志學章知行如何分曰志學亦是要行而以知為重三十而立亦是本於知而以行為重志學是知之

始不惑知天命與耳順是知之至三十而立是行之始從心所欲不踰矩是行之至按此亦言其緊耳實則知行劃然分開不得

三十而立

有以自立則守之固而無所事志矣。或問所謂立者何也。

年進修持守之功而其所立之地確然堅固物莫能搖也。

立時便是脚下已踏着了也。問立是心有定守而物不

能搖動否曰是。三十而立者便自卓然有立不為他物

移動任是說虛說空說功說利便都搖動他不得以至富

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問此章要緊在志

上曰固是到聖人三十時這志久交卸了。問志學章曰

就志學上便討箇立底意思來就上便討箇不惑底意

思來人自志學之後十五年工夫方能存立立此不惑時

立尚是箇持守底意思不惑便是事理不惑了。然不惑方

是事理不惑到知天命又是天之所以命我者無不知也。

須看那過接處過得甚巧。述朱十五年而一進十年而一

進朱子於夾縫中層層補出正有實地工夫在不是忽然

恁地一蹴而至也。愚按此章六箇而字節節着精神聖人

自道語全在此討分曉。

四十而不惑

於事物之所當然皆無所疑則知之明而無所事守矣。或

所謂不惑者何也曰既立矣加以十年玩索涵養之功而

知明見徹無所滯礙也。蓋於事物之理幾微之際毫釐之

辨無不判然於胸中若張子所謂四十精義致用時措而

不疑也。語類立時未免有所把捉不惑則事至無疑勢

如破竹迎刃而解矣。蒙引申之曰三十而立猶自着力守

住此亦由其所知之未能脫然若於道理脫然無疑則應

酬日用之間觸機而中何用守為。問四十不惑五十知

天命曰此兩句亦相離不得。不惑是隨事物上見這道理

台是如此知天命是知這道理所以然如父子之親須知

其所以親只緣元是一箇人。凡事事物物上須是見他本

論語集注本義 卷二 為政 十 敦復堂

論語集注本義 卷二 為政 十 課本

五十而知天命

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之故。

也。知此則知極其精而不惑。又不足言矣。精義謝氏曰不惑規畫事理而

無疑。知天命則知理之所自來。性之所自出。與之無間矣。或問所謂天命者何也。曰無所疑惑而充積十年所知

益精。所見益徹。而至於此也。蓋天道流行。賦與萬物。莫非至善無妄之理。而不已焉。是則所謂天命也。物之所得是

之謂性。性之所具。是之謂理。其名雖殊。其實則一而已。故學至於不惑。而又進焉。則理無不窮。性無不盡。而有以知

此矣。○語類。知天命是從不惑來。不惑是見道理。恁地灼然。知天命是知箇原頭來處。恁地徹。又曰。知天命便是不

惑。到至處。○問不惑是知其然。知天命是知其所以然。曰。是。如此。如父之慈。子之孝。不惑者。知其如此。而為之。知天

命者。謂因其教。我恁地不恁地。不得覺得。皆天命。天理。又曰。如門前有一溪。其先知得溪中有水。其後知得水。源頭

發源處。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四十時是見得那率性之謂道。五十時是見得天命之謂性。○輯語問五十而

知天命。曰。是先有這件家伙。在知天命。只是曉得這家伙來歷耳。若先不認得這家伙。更問甚來歷。○工夫喫緊。在

前三節。雖聖人。生安於此。想亦煞用力。來到知命以下。只是涵養充積。去用力。一節輕。一節矣。愚按。雖是一節輕。一

節。然所云大段着力。不得此中消息。愈微工夫。正一節更難一節。

六十而耳順

聲入心通。無所違逆。知之之至。不思而得也。或問所謂耳順者何也。曰

自知天命。又加十年。若用力。若不用力。而自至於此。蓋其德盛仁熟。而幾於化也。○語類。不惑是事上知。知天命是

理上知。耳順是事理皆通。入耳無不順。○耳順則凡耳聞者。便皆是道理。而無凝滯。伊川云。知天命則猶思而得到

耳。順則不思而得也。○問無道理之言。亦順否。曰。如何得都有道理。無道理底也。見他是那裏背馳。那裏欠。○敦復堂

論吾美主本復在卷二為政上

邊道理是如何一見便一絡索都見了。聽最是人所不
着力處。聖人到得六十時。是於道理爛熟了。聞人言語更
不用思量得聲才入心便通。只是道理爛熟耳。陳氏曰
才容少思而後得。則是內外有相扞格違逆不得謂之順
矣。如夫子聞滄浪之歌。即悟自取之義。是耳順之證也。
說統聲入而以解心迎之。亦是逆。係辨耳順不是在耳
上見得。是在心上見得。并是在心之源頭上見得。任
五官四體都是知之道理。活潑流行。第於耳驗之耳。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從如字

從隨也。矩法度之器。所以為方者也。隨其心之所欲而自

不過於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或問從心所欲不踰

大而化之。心與理一。渾然無私欲之問。而然也。自耳順及

此十年之間。無所用功。而從容自到。如春融凍釋。蓋有莫

知其所以然而然者。此聖人之德之至。而聖人之道所以

為終也。語類問從心所欲不踰矩。莫是聖人極處否。曰

不須如此說。但當思聖人十五志學所志者何事。三十而

立所立者何事。四十而不惑。一不惑之意如何。五十知天命

知得了。是如何。六十耳順。如何。是耳順每每如何。省察體

之於身。庶幾有益。且說如今學者。逐一便能檢防省察。猶

患所欲之。越乎規矩也。今聖人但從心所欲。自不踰矩。是

甚次第。聖人亦大約將平生為學進德處。分許多段說。

十五志於學。此學自是徹始徹終。到四十不惑。已自有耳

順從心不踰矩意思。但久而益熟。年止七十。若更加數十

歲也。只是這箇終。不然到七十便盡住了。按此條最宜善

會當以後所載。紹聞編一說。參之。聖人表裏精粗。無不

論語集注 卷二 為政 三

出若但取必於不踰聖人豈待七十時哉故下三字須緊
 粘上四字讀○新安陳氏曰常人恣其心之所欲烏知謂
 矩賢人制其心之所欲勉強而不出於矩聖人之心渾然
 天理隨其心之所欲皆天理大用之流行自從容而不踰
 矩○雙峯饒氏曰矩字尤此章之要致知是要知此矩力
 行是要踐此矩守是守得此矩定不惑是見得此矩明知
 命是又識得此矩之所自來耳順是見得此矩十分透徹
 從心不踰是行得此矩十分純熟矩者何此心之天則是
 也規矩皆法度之器規員善於旋轉而無界限之可守矩
 方則有廉隅界限截然一定而不易智欲其員行欲其方
 故以矩言之矩即義以方外是也胡氏○程子曰孔子生
 謂體即道用即義義字正為矩字而發○程子曰孔子生
 而知者也言亦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也立能自立於

斯道也不惑則無所疑矣知天命窮理盡性也或問理以

人殊命則天道之全而性之所以為性理之所以為理者也自天命觀之則性理云者小德之川流自性觀之則天

命云者大德之敦化故自窮理盡性而知天命雖非有漸

次階級之可言然其為先後則亦不能無眇忽之間程子

特以三者之初非耳順所聞皆通也從心所欲不踰矩則

二物而有是言耳不勉而中矣又曰孔子自言其進德之序如此者聖人未

必然但為學者立法使之盈科而後進成章而後達耳類語

這一章若把做學者工夫等級分明則聖人惟志乎聖人所示之學循其序而進焉至於一疵不存萬

也只是如此但聖人出於自然做得來較易理明盡之後則其日用之間本心瑩然隨所意欲莫非至

胡氏曰聖人理蓋心即體欲即用體即道用即義聲為律而身為度矣



語類胡氏不失本心一段極好儘用子細玩味聖人千言萬語只是要人收拾得箇本心不要失了日用間着力屏去私欲扶持此心出來理是此心之所當知事是此心之所當為不要埋沒了他可惜只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至大至公皆要此心為之又曰人心皆自有許多道理不待逐漸安排入來聖人立許多節目只要人剔刮將自家心裏許多道理出來而已○新安陳氏曰聲即天地中和之聲自然可以為律身即天地正大之體自然可以為度以此形容又曰聖人言此一以示學者當優游涵泳不可不踰矩也又曰聖人言此一以示學者當優游涵泳不可躐等而進一以示學者當日就月將不可半途而廢也此接

即孟子勿助勿忘括盡聖賢教人大指○不可躐等而進是將六而字逐節挨排看不可半途而廢是將六而字通章聯貫看輯語所謂後十年消息已在前愚謂聖人生知十年做透前十年見處却與後十年不同

安行固無積累之漸然其心未嘗自謂已至此也是其日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故因其近似以自名欲學者以是為則而自勉非心實自聖而始為是退託也後凡言謙辭之屬意皆放此

學也是眾人志學時及其立與不惑也有箇規模與人同如志指定謂聖人必恁地固不得若說聖人全無事乎學只脫空說也不得但聖人便自有聖人底事○大槩聖人元是箇聖人了他自己恁地實做將去他底志學異乎眾人之志學他底立異乎眾人底立他底不惑異乎眾人之不惑○聖人此語固是為學者立法然當初亦是有這般意思聖人自覺其自有進處故如此說○勉齋黃氏曰十年而後一進者亦聖人之心至此而自信耳學雖已得而未敢自信必反覆參驗見其必然而無疑然後存以自信此尤足以見聖人之所以為聖人也苟惟謂聖人謙辭以勉人則皆架空之虛辭耳故集註雖以勉人為言而終以獨覺其進為說○紹聞編十五古人人入大學之時也三十四十

君子道明德立之時也在君子則學宜以時進在聖人則
生知安行豈由積累然在聖人自有聖人之事夫乾坤千
萬年只一年事然不謂一年事過而千萬年可已也故曰
日新之謂盛德此聖人所以雖無積累之漸而日用之間
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知者朱子可謂深知聖人者矣其
謂因其近似以自名欲學者以是為則而自勉此二語又
的當而簡盡宜深味之○輯語聖學原無一息之停刻刻
有日新處數者只就十年大段舉箇名目教人○聖人工
夫只一片去而道理境界象循節相生到十年獨覺得火候
一變耳如元氣流行不見他那一日換却寒暑然四時之
正自禪○聖人言語句句真實凡所謂謙辭亦是後儒推
原而言若說聖人有意作謙便有弊病按東萊說聖人無
謙是本無限量不
曾滿此語極有味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

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何忌無違謂不肯於理新安陳

違二字簡要而含蓄大有深意○翼註夫子非故將其
欲俟懿子再問也蓋古人語凡悖理者謂之違如左傳云
昭德塞違又云有嘉德而無違心又云君違不忘諫之以
德違字皆與此同例夫子說無違已明是說不肯於理了
但其說未覺故語
樊遲以發之耳

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

樊遲孔子弟子名須魯人御為孔子御車也孟孫即仲孫也

夫子以懿子未達而不能問恐其失指而以從親之令為

孝故語樊遲以發之新安陳氏曰冀懿子得聞之也○精

往向是也與旨不同旨乃其言之精微可味處無違二字
道理渾含所包甚廣而夫子意中所指却在不可僭禮上
凡言指字當
以此類推

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具矣禮即理之節文也人之事親

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是時三家僭禮

故夫子以是警之然語意渾然又若不專為三家發者所

以為聖人之言也或問魯之三家視桓楹而設撥則其葬

也僭而不禮矣其事生之僭雖不可考然亦可想而知矣

嗚呼彼為是者其心豈不以為是足以尊榮其親而為莫

大之孝夫豈知一違於禮則反置其親於僭叛不臣之域

而自陷於莫大之不孝哉夫子因其問孝而知其有愛親

之心故以此告之庶有所感發而能自改也雖然聖人亦

豈務為險語中人之隱而脅之以遷善哉亦循理而言而

物情事變自有不得遁焉耳○語類不以禮亦多端有

苟且以事親而違禮有以僭事親而違禮自有箇道理不

可違越聖人雖所以告懿子者意在三家僭禮然語意渾

全又若不專為三家發也○聖人之言皆是人所通行底

不比他人說時只就一人面上說得所謂生事葬祭須一

於禮此是人人皆當如此然其間亦是警孟氏不可不知

○困勉錄此禮自天○胡氏曰人之欲孝其親心雖無窮

之所秩王之所制言

而分則有限得為而不為與不得為而為之均於不孝所

謂以禮者為其所得為者而已矣語類無違通上下而言

當為而為固為不孝若當為而不為亦不孝也許味無違

一語一齊包在裏○問胡氏為其所得為曰只是合得做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論語集注本義匯參

卷三

七

敦復堂

武伯懿子之子名養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唯恐其有疾病常以為憂也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凡

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豈不可以為孝乎雙峰

曰非特有疾時憂無疾時亦常憂其愛護之不謹而有以致疾此見父母愛子之切處不獨謹疾而已

伯所問者人子事親之道夫子所答者父母愛子之心知

父母愛子之心則知人子事親之道矣以父母之心為心

此一句最當深體唯疾之憂乃孝子之心最真切處如

曾子臨終猶啟手足樂正子春傷足三月猶有憂色皆此

意也是故孝子不登高不臨深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

以遺體行殆貽父母憂即此一念真切之心充之何所不

至凡所云為莫非愛身莫非體父母之心莫非所以為孝

按此不失身不義亦自包括得到

之意不作獨字看愚按註中愛子之心無所不至與下唯

恐句緊相貫注常以為憂正見其無所不至若以上二句

開下二句合誤將唯字作獨字看不見吃緊矣故體註不

止文義須在語氣疾徐呼吸間理會方免於隔壁聽耳

語類問父母唯其疾之憂何故以告武伯曰這許多所答

也是當時那許多人各有那般病痛故隨而救之又曰其

他所答固是皆切於學者看此句較切其他只是就道理

說當如此這句分外於身心上指出若能知愛其身必知

所以愛舊說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於不義為憂而獨

以其疾為憂乃可謂孝亦通

管得疾了按此可見前說凡所

以守其身句自有無限含蓄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

不敬何以別乎養去聲別

子游孔子弟子姓言名偃吳養謂飲食供奉也犬馬待人

而食亦若養然言人畜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甚言不敬之罪所以深警之也。優源輔氏曰能養未必能敬能敬則不至於不能養也記曰仁人之事親如事天可徒愛而不知敬乎。

仁山金氏曰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作一句讀至於二字其上所該亦多謂自骨肉子弟奴隸以下至犬馬也。或問父母至尊親犬馬至卑賤聖人之言豈若是之不倫乎曰此設戒之言也故特以其尊卑懸絕之甚者明之所以深著夫能養而不敬之罪耳。語類敬非嚴威儼恪之謂以此為敬則誤矣只把做事小心畏謹便是敬。愚按說人子該敬只是平常說到不敬便同養犬馬雖鉄石人聞之膽落。

○胡氏曰世俗事親能養足矣狎恩恃愛而不知其漸流於不敬則非小失也子游聖門高弟未必至此聖人直恐其愛踰於敬故以是深

警發之也。朱子曰子游是箇簡易人如洒掃應對便忽畧敬者尊敬而不敢忽忘之謂非特恭謹而已也人雖至愚孰忍以大馬視其親者實無以異於犬馬而不自知也聖人之言警乎人子未有若是之切者。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

是以為孝乎食音嗣

色難謂事親之際惟色為難也食飯也先生父兄也饌飲食之也會猶嘗也蓋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新安陳氏曰此三句禮記祭義篇之文色非可以為為也惟深愛之心根於中而後愉婉之色容見於外其所以難者乃有深愛和氣之難也。故事親之



際惟色為難耳服勞奉養未足為孝也。語類人子胸中才

意便有不順氣象此所以惟愛親之色為難。○問知敬親

者其色必恭知愛親者其色必和此皆誠實之發見不可

以偽為故子夏問孝夫子答以色難曰此說亦好。○義府

人子事親愉色婉容亦是常事如何以色為難蓋念念在

親無時刻放下真有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者而後蓄而通

滿而益以形乎四體布乎動靜所謂樂則生生則惡可已

也非所以事親也嚴恪且不可况乖戾乎吾儕為人之道

和敬二者每有所不足追思常有餘恨有親及養者其猛

省而力行之。○輯語不說色應如何應如何便有一齋慄可

摹擬便未為難矣隨時易地其道無方舜之齋慄有齋慄

之難老萊之嬉笑有嬉笑之難中有一分孝外便有一分

之色自然流露無可拚著難處原不在色不在色色之所

以難也。○溫寶忠母夫人舉此句為訓曰性急人烈烈轟

轟凡事無不敏捷只父母前一味自張自主氣質使父母

難當性慢人落落托托凡事討便宜只父母前一副不痛

不痒而孔亦使父母難當其言粗淺而有味色豈必出於

不孝凡自以為其心無他徑遂出之所謂傷已多皆此義也

色固由於氣之和氣由於愛之深而所以能深能和則必

天性學力並至而後有此此所云難也程子謂子夏能直

義而或少溫潤之色須識此意。○條辨色難不是全脫了

服勞奉養說惟服勞奉養之間皆愉婉之所形則無非深

愛之所流注但深愛却包得廣故舊說承順父母之色為

色又不僅於服勞奉養上見耳。○胡氏曰舊說添承順父母四字於本文之首不若

難亦通。○程子曰告懿子告眾人者也告武伯者以其人多

也。○程子曰告懿子告眾人者也告武伯者以其人多

深長。○程子曰告懿子告眾人者也告武伯者以其人多

可憂之事子游能養而或失於敬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

潤之色各因其材之高下與其所失而告之故不同也。語

問孔子答問孝四章雖不同意則一曰如何曰彼之問孝

皆有意於事親者孔子各欲其於性情上覺察不使之偏

敦復堂

敦復堂

敦復堂

敦復堂

敦復堂

敦復堂

敦復堂

敦復堂

敦復堂

敦復堂

勝則其孝皆平正而無病矣。曰如此看恰好。○子游見處
高明而工夫則疎。子夏較謹守法度依木子游為人愛有
疎故必用敬。惟依本做故必用有愛心。○子游為人所問
餘而敬不足。子夏則敬有餘而愛不足。故告之不同。問
何見得。二子如此。曰觀二人洒掃應對之論。與子夏博
篤志之論。亦可見。○問夫子答二子問孝意。雖不同。然自
今觀之。奉養而無狎恩恃愛之失。主敬而無嚴恭儼格之
偏。儘是難。曰既知二失。則中間須是有箇處之。之。之。之。
不敬。非真愛也。敬而不愛。非真敬也。○敬大概是把當事
聽無聲。視無形。色難。是大段恭順。積得厚。方能形見。所以
為難。勉強不得。此二者。是因于游子夏之所短。而進之能
與服勞。都無了。且得如此。然後就上而更進。將去大率學
者。且要儘從小處做起。正如起屋未暇。理會架屋。且先立
箇基址。方得。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
也不愚

回孔子弟子姓顏字子淵魯人不違者意不相背有聽受而

無問難也私謂燕居獨處非進見請問之時語類問省其

居只是他自作用處曰便是這意思但恐沒着落却如何

省只是說燕私庶幾有箇着落處方有可省處私不專在

無人獨處之地或有人相對坐心意默所趨向亦是私紹

問編此說私字與集註異集註明謂燕居獨處非進見請

問之時又引延平之說謂日用動靜語默之間則非念發

慮趨向之私矣○退對進見說乃顏子退非夫子退也發

謂發明所言之理新安陳氏曰發如發揮發見愚聞之師

曰顏子深潛純粹其於聖人體段已具其聞夫子之言默

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慶源輔氏曰默識是不待言

論語集註本義卷之二 為政 敦復堂

思維而自與之為一。觸處洞然自有條理者謂如行自己
家庭中。蹊徑曲折。器用安頓。條理次序。曉然在心目之間
也。○精言深潛純粹是他本領如此。默識心融三句就與
言時推論其與聖言契合之妙。是不違所以然。并足發根
苗一齊。該在裏內下。故終日言但見其不違如愚人而已
故字便一氣承接。

及退省其私則見其日用動靜語默之間皆足以發明夫

子之道坦然由之而無疑然後知其不愚也。精義伊川曰

道無所不悅故如愚。曾氏曰人乎耶著乎心默而識之故

不違如愚。退而察其踐履則布乎四體形乎動靜故足以

發胡氏曰顏子之質隣於生知故聞夫子之言心通默識

不復問辨反如愚蒙之未達者及侍坐而退夫子察其燕

私則其視聽言動皆能以聖人之所教隨用發見然後知

向之所謂愚者乃所謂上智也然聖人久已知顏子之不

愚矣而必曰退而省其私云者所以見其非無證之空言

且以明進德之功必由內外相符隱顯一致欲學者之慎

其獨也。○語類問終日不違如愚謂顏子心與聖人契日

顏子乃生知之次比之聖人已足九分九釐所爭處只爭

一釐孔子只點他這些便與相奏所以深領其言而不再

問也。○顏子去聖人不爭多只隔一膜所以於吾言無所

不悅其所以不及聖人者只是須待聖人之言以觸其機

乃能通曉耳。○問顏子深潛純粹日深潛是深厚不淺露

恁地時意思常藏在裏面。○問默識心融日說箇融字最

好如消融相似融如雪在湯中若不融一句只是人聞之

肚裏如何發得出來如孔子告曾子一貫之語他人聞之

只是箇一貫曾子聞之便能融化故發忠恕而已出來。○

觸處洞然自有條理便見顏子聞夫子之言自原本至於

論語集注本義卷二為政

三

王

則足以發乎夫子之言也。又曰：恰如今人說與人做一器，用方與他說筒尺寸高低形製聽之似全然不曉底人。及明日做得來却與昨日所說底更無分毫不似。○先生命看顏子亦足以發於何處見之？是甚麼意思？或云：見得親切處於非禮勿視聽言動一章可也。曰：大槩是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充之則醉面盎背，此之謂也。又曰：雖未盡見於行事，其理亦當有發見處。然燕私之際，尤見顏子踐履之實處。又曰：集註謂坦然出之而無疑，是他真箇見得真箇便去做。○或問：小注亦字是驚喜詞，不是輕可詞。足發正見不違中默識之妙，非兩層也。○西書通不曰行而曰發，此一發字最有力。夫子嘗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出也與？情則不發，發便不惰。孟子曰：有如時雨化之者，先儒以顏子當之。物經時雨便發，顏子一聞夫子之言便足。以發故。周子曰：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集解終日二字是一章眼目。下面神理俱從此生。若但從實處理會，不違是知之真足發是行之至。如愚只形容不違，不思乃實證足發實理。只數言可了，但本章語意終甚曲折。

若謂夫子與言時非卽心異，顏子天下豈有對愚人而終日與言者？然謂夫子與言便早已知其足發，則不但退省無庸卽如愚二字亦成剩語矣。聖人固不是乍疑乍喜，然既與言至於終日將胸中蘊奧罄盡吐出，非比三言兩語而默然聽受毫不疑問。夫子信顏子雖深嘗亦有未敢遽信其足發者，故必親自考覈見其內外相符微顯一致。然後知其不思註中下一知字。然後字同是體貼夫子抑揚宛轉之神，然亦正見得夫子當年不是憑空撰出許多說話。徒作形容顏子語也。故足發從不違出不應看作兩截。顏子身分自是如此。若在夫子口中則省字從不違生出亦字亦從不違轉出。竟看作一層不得末句就如愚下轉語曰：回也不愚，津津讚歎。此際正須善會語類云：吾與回言終日想見凡天下之事無不講究來。又曰：論語所載吾與回言終日喟然之歎，與問仁爲邦兩章而已。夫子曰也。看來終日二字自是下兩層精神團聚處。

○子曰視其所以

論語義主本義匯錄 卷二 爲政 三 敦復堂

以為也為善者為君子為惡者為小人精義伊川曰視其所以觀人之大概
謝氏曰視其行事也○松陽講義既欲知人若但求之毀譽索之語言文字又或為論心不論迹之說探之於踐履之外其不為人所欺者鮮矣故視其所以是落手第一欄柄阜陶所謂載采采是也

觀其所由

觀比視為詳矣由從也事雖為善而意之所從來者有未

善焉則亦不得為君子矣語類問觀其所由謂意之所從來何也曰只是看他意思來處

如何如讀書固是姦然他意思來處亦有為利者○意之所從來如齊桓伐楚固義也然其意所從來乃因怒蔡姬而伐蔡蔡潰遂伐楚此則所為雖是而所由未是也○松陽講義所以雖善却不能無所為而為之正誼明道之事都從計功謀利之念發出來我不能審或陰受其籠絡而不知故觀其所由是第二層細看法乃為已為人辨也

○條辨事既未善已是小人更看甚意所從來惟事既為善須更看意所從來者善否從來未善正是假君子之名行了故直斷他不得為君子或曰由行也謂所以行其所為者也語類後說不如前說行其所為只是就事上子細看過不如意之所從來就他心術上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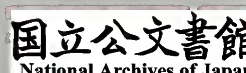
察其所安

察則又加詳矣厚齋馮氏曰穀梁傳曰常事曰視非常曰

察於地理察密於觀也安所樂也所由雖善而心之所樂者不在於

是則亦偽耳豈能久而不變哉語類所安集註下得樂字

習熟處他本心愛如此雖所由偶然不如此終是勉強畢竟所樂不在此次第依舊又從熟處去如平日愛倨傲勉強恭敬一時之間亦能恭敬次第依舊自倨傲了心方安
○問視其所以章所以是大綱目看這一箇人是為善底



人是為惡底人。如是為善底人。又須觀其意之所從來。若是本意以為已事所當為。無所為而為之。乃為己。若以為可以求知於人而為之。則是其所從來處。已不善了。若是所從來處。既善。又須察其胸中樂與不樂。若中心樂。為善。自無厭倦之意。而有日進之益。若是中心所樂。不在是。便或作或輟。未免於偽。以是察人。是節節看到心術隱微。處最是難事。必在己者。能知言窮理。使心通乎理道。而能精別是非。然後察人。如聖人也。曰於樂處。便是誠實為善。如好好色。如惡惡臭。不是勉強做來。初間才看善惡。便曉然到觀其所由。有不善。這又勝得當下。便不是底。到察其所安。有不善。這又勝前二項人。不是到這裏。便做不好。人看他只是不是。這又勝前二項人。不是到這裏。便做不好。察其所安。又是第三層細看法。乃誠不誠之辨也。○翼註。據所字之義。察其所安。不當云。察其所安。所不安。當云。察其心之所安。在是。不在是。體注。自明。○說統安。是心安。意肯須從無意中察之。○條辨。所由在意上說。即事而推為。是事之本心也。故熊氏謂意是發端。心是全體。

人焉廋哉。人焉廋哉。焉於處反。廋所留反。

焉何也。廋匿也。重言以深明之。語類問觀人也有自善而

所存本不好。曰這箇也。自可見。須是如此看方見好底。鐵定是好人。不好底。鐵定是不好人。○問觀人之法。論到此。却是無遺。先生微笑曰。孟子觀人之法。又白簡徑。如曰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便是松陽講義。此章是細密看法。眸子章是直捷看法。○集解。不是聖人有心。刻覈當看上文三箇其字。所字三所字。是事迹隱微。自然呈露。三其字。是木人所自具。我不過不為揜蔽耳。重言以明之。正見知人不可不如此。非自誇神鑒欲發人之隱微也。○程子曰。在己者。能知言窮理。則能以此察人。如聖人也。語類問聖人於人之善惡。如見肺肝。當不待如此着力。曰這也。為常人說。聖人固不用得如此。然聖人觀人也。着恁地詳細。如今人說一種長厚話。便道聖人不恁地。只畧畧看便了。這箇若不教徹底善惡分明。如何取舍。且如



今人讀書也有誠心去讀底也有為名讀底其初也却好
漸漸自見得他心下不恁地這須着知又如委託人事若
是小小事要付託人尚可隨其所長交付與他若是要成
一件大事如何不見得這人了方付與○輯語程子所謂
知言窮理是平日自做工夫原不為視觀察而設然却是
視觀察定盤針子○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敷奏明試三
載考績聖人如何委曲周到也是道理合如此聖人未嘗
不詳慎也誠至明生只在知言窮理上省得苦工夫耳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温尋繹也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言學能時習舊聞而
每有新得則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故可以為人師語類
知新謂温故書而知新義○温故方能知新不温而求新
知則亦不可得而求矣又曰是就温故中見得這道理愈
精勝似舊時所看○温故而知新味其語意乃為温故而
不知新者發不温故固是開新了若心無所得雖温故亦

不足以為人師所以温故又要知新這語意在知新上○
温故聞見之在外者知新義理之得於己者若温故而不
知新則徒聞見而已惟知新則是在我之義理因温故而
有以自得之其應無窮故可以為師○道理即這一箇道
理論孟所載是這一箇道理六經所載也是這箇道理但
理會得了時時温習覺滋味深長自有新得○温故知新
不是易底新者只是故中底道理時時得熟漸發得出
來且如一理看幾箇人來問就此理上推究出來所以其
道理都是自家就此理上推究出來所以其應無窮○采
氏公遷曰温故知新中庸是兩件事論語是一件事○因
勉錄工夫只在温故意理重在此知新○精言中庸訓温故
以温温言只是保其所固有此處知新○精言中庸訓温故
尋繹言尋是搜尋沒頭緒處尋出頭緒○愚按温訓尋繹有頭緒
時盡其頭緒此其所以知新也○愚按温訓尋繹有頭緒
問而言徒記問便不能知新若果尋繹豈有不知新之理
所謂温故而不能知新者非真能温故也温字要認得真
若夫記問之學則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故學記譏其不

足以爲人師正與此意互相發也。語類記問之學不足爲

若知新則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常活不死殺矣。記問之

學只記得箇硬本子十件只是十件百件只是百件。雖是

千卷萬卷未有不窮。○或問學必溫故而後可知新乎。抑

溫故者必貴於知新乎。豈爲師之道亦足於此而已乎。曰

故者昔之所已得者也。新者今之所始得者也。昔之所得

雖曰既爲吾有然不時加反覆尋繹之功則亦未免廢忘

荒落之患而無所據以知新矣。然徒能溫故而不能索其

義理之所以然者則見聞雖富而口耳文字之

外略無毫髮意見譬若無源之水其出有窮亦將何以授

業解惑而待學者無已之求哉。學記所謂記誦之學不足

以爲人師者正謂此耳。若能尋繹其所已得者而每有得

於其所未得者焉則譬諸觀人昨日識其面而今日識其

心矣。於以爲師其庶矣乎。夫子之言所謂可云者正所以

明夫未至此者不足以爲師非以爲能如是而爲師有餘

也。且昔程子晚而自言吾年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

然其意味則今之視昔爲不同矣。此溫故知新之大者。學

○子曰君子不器

者以是爲的而深求之則足以見夫義理之無窮而亦將

不暇於爲師矣。○語類溫故而知新不是離了故底別有

一箇新須是常常將故底只管溫習自有新意一則向時

看與如今看明晦便不同一則上面自有好意思一則因

這上面都別生意思。○或問小註此

章重學貴心得上不重可爲人師

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不具故用無

不周。非特爲一材一藝而已。精義伊川曰君子不器無所

不施也。若一材一藝則器也。

尹氏曰車不可以行水舟不可以行陸器之於用如此。君

子無施不可安得而器之。○語類君子不器是不拘於一

所謂體無不具人心燎有這許多道理。充足若慣熟時自

然看要如何無不周。編子貢瑚璉只是廟中可用。移去別

處更用不得。如原憲只是一箇吃菜根底人。邦有道出來

也。做一事不得。那無道也不能撥亂反正。夷清惠和亦只

會吾集上二卷臣卷二爲政

做得一件事。○問如孔門德行之外，乃為器否？曰：若偏於德行，而其用不周，亦是器。君子者，才德出眾之名，德者體也，才者用也。君子之人，亦具聖人之體用，但其體不如聖人之大，而其用不如聖人之妙耳。按：君子自不及聖人，然本章却是說他好處，不必以聖人相形。○人心至靈，均具仁義禮智之性，以學力充之，自無所施而不通。至於人之才具，分明是各具於氣稟，有能有不能，問如何勉強得？曰：君子者，成德之名也，所貴乎君子者，有以化其氣稟之性耳。不然，何足以言君子？○問：君子所以不器者，緣是就格物致知上做工夫，看得道理周徧精切，又廓然貫通，有以盡其心之全體，故施之於用，無所不宜。非特一材一藝而已，曰：也是如此，但說得着力了，成德之士，自是不器。○勉齋黃氏曰：用無不周，見君子之不器體，無不具。原君子之所以不器，愚按：體無不具，意即在君子二字中。○輯語：不器，不是不能器，無器不備其本領，不關器不可以器求之。限之耳，無所用者，非不器也。君子有時以一節見，如治水稼穡，掌火明刑之事，似有專長，然而不器也。○不字須放在器字上看，又須放入器字中看，乃得其全人，但見得器

字外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周氏曰：先行其言者，行之於未言之前，而後從之者，言之

於既行之後。或問小註：此章是論君子乃指君子之言，不行後從皆頓矣。○按：本文曰：先行其言，則所重自在行了。

却如何說是指君子之言，蓋因子貢居言語之科，故於其問君子而語之曰：君子之言，非徒言也，蓋先行其言而後從之也。如此則語意自明，而答問之指亦得。○語類問：先

行其言而後從之，苟能行矣，何事於言？曰：若道只要自家行得說，都不得，亦不是道理。聖人只說敏於事而慎於言，敏於行而訥於言，言顧行，行顧言，何嘗教人不言？○問：先

行其言，謂人識得箇道理了，可以說出來，却不要只做言語說過，須是合下便行，將去而後從之者，及行將去，見得

自家所得底道理，步步著實，然後說出來，却不是杜撰億

命吾身，上文是進之。○六二為破。○三

命吾身 上文是進之 六二為破 三 敦復堂

度須還自家自本至末皆說得有眷實處。曰此說得好。○
南軒張氏曰君子主於行而非以言為先也故其言之所發乃其力行所至而言隨之也夫主於行而後言者為君子則夫易於言而行不踐者是為小人之歸矣子貢非不能踐言者然未免於多言夫子恐其有時或以言為主而行有未精也是以深警焉夫未之能踐而言與夫力行所至而言者其意味有間矣學者宜深察○愚按其言二字就本句看只在君子心坎中合下句看乃是從之之後追出大意只是先行而後言耳聖人當日却不如此直喝集註亦以羅紋體釋之就言上摩挲宛轉鍼砭子貢與他章泛論言行平舉者不同平舉言行則行字去聲讀此只平聲宜辨
 ○范氏曰子貢之患非言之艱而行之艱故告之以此語類大意只說先行其所是看出主意如何此是子貢問君子孔子為子貢多言故告之以此其實有德者必有言若有此德其言自足以發明之無有說不出之理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此必二反

周普徧也比偏黨也皆與人親厚之意但周公而比私耳

精義伊氏曰周為徧及之義君子道弘周及於物而不偏比小人偏比故不能周或問申之日周而不比比故不周語勢若不倫者然周而不比比而不周者本文之意也故不周者推其意而言之者也程子之意其以是互相發焉謝氏曰君子無私好也無私惡也無私惡則何所親無私好則何所不親如日月之光豈擇地而後照乎故為周彼係情於濡沫之間謂惟予與汝者乃兒女子之事壯士且不可為也而謂君子為之乎知此可以知君子之不比○南軒張氏曰君子內恕以及人其於親疎遠近賢愚處之無不得其分蓋其心無不溥焉所謂周也若小人則有所偏繫而失其正其所親暱皆私情耳周之與比天理人欲不容並立也○語類君子小人只在公私之間若與人親厚但君子意思自然廣大小人與人相親時便生計較與我善底做一般不與我善底做一般周與比相去不



遠要須分別得大相遠。○周則無所不受為諸侯則愛一國為天子則愛天下隨其親疎厚薄無不是此愛若此則只是揀擇或以利或以勢一等合親底他却自有愛憎所以有不周處。○周者大而偏之謂比便小所謂兩兩相比君子之於人無一人使之不得其所這便是周小人之於人但見同於己者與之不同於己者惡之這便是比君子之於人非是全無惡人處但好善惡惡一出於公用一善人於國則一國享其治用一善人於天下則天下享其治於一邑之中去一惡人則一邑獲其安於一鄉之中去一惡人則一鄉受其安豈不是周小人之心一切反是。○義府人無一日不與人相處所以處之者自以親厚為道然其公私之間不可不察也。故以君子小人別焉。○愚按萬物得所周也厚薄分明恩威互用亦周也。黨同伐異此也交滿天下人人自謂親已亦比也。總在源頭上辨取。○君子小人所為不同如陰陽晝夜每每相反然究其所以分則在公私之際毫釐之差耳。故聖人於周比和同驕泰之屬常對舉而互言之。欲學者察乎兩間而審其取舍之幾也。

語類問何謂毫釐之差曰君子也是如此親愛小人也是如此驕泰和同亦然故幾微之間不可不辨。○問取舍之幾當在思慮方萌之初審察之否曰致察於思慮固是但事上亦須照管覺得思慮處失了便着去事上看更舍彼取此。○四書通君子小人公私相反而聖人歷舉周比等之相似者言之蓋相反者其情易知相似者其幾難察故拳拳欲學者致審焉。○愚按論君子只須說一周字便足與小人對舉方有此字。一面似只以周比對言其義已了然聖人却又互用下三字兩兩對勘非以周尚疑其為比正以不比乃益見其周欲學者力爭乎毫釐之間深明於疑似之際也。和同驕泰皆作如是觀。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不求諸心故昏而無得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

語類學是學其事如

讀書是學須緩緩精思其中義理方得如做此事是學須
 思此事道理是如何只恁低頭做不思這事道理則所學
 者粗迹耳故昧而無得若只空思索不傍所做事上體察
 則所思者虛見耳無可據之地此心終是不安穩須是學
 與思互相發明○思與學字相對說學這事便思這事人
 說這事合恁地做自家不會思量這道理是合如何則罔
 然而已罔似今人說罔兩既思得這事若不去做這事便
 不熟則兀臬不安如人學射雖習得弓箭裏許多模樣若
 不思量這箇是合如何也不得既思得許多模樣是合如
 何却不曾置得一張弓一隻箭向梁邊去射也如何得○
 又集學是做效現成底事故讀誦各問躬行皆可名之非
 若思之專主乎探索也○或問思學罔殆之辨既曰罔且
 危矣而又係之無得不安之說不已整乎曰罔者其心昏
 昧雖安於所安而無自得之見殆者其心危迫雖得其
 得而無可保之安此罔兼夫內外始終而言而後足以盡
 夫罔殆之義也昏以心言無得者無得於理而卒於罔也
 危以言言不安者不安於理而卒於殆也○蒙引學者之
 事只此兩字與思而巳學所以習其事思所以求其理夫事

必有理故習其事者又必求其理而後所見益親理必實
 於事故求其理於心者又必親習其事然後為得其實不
 然則各有一偏之弊矣
 ○程子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廢

其一非學也新安陳氏曰五者誠之之目程子之說本以論中庸耳朱子采之於此以廣此章之意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范氏曰攻專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新安倪氏曰周禮考工記
 有攻木之工 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如楊墨是也
 攻金之工

其率天下至於無父無君專治而欲精之為害甚矣精義

曰學苟不由堯舜文武周公之道皆異端也○語類攻者
 是講習之謂非攻擊之攻這處須看他如何是異端如何
 是正道異端不是天生出來天下只是這一箇道理緣人
 心不正則流於邪說習於彼必害於此既入於邪必害於

正異端不止是揚墨佛老這箇是異端之大者。○問攻專治也。若為學便當專治之。異端則不可專治也。曰不惟說不可專治便去。去理會他也。不得若是自家學有定止去。看他病痛却得也是自家眼目高方得。若是恁地則也。奈他不何如。後來士大夫末年皆流入佛氏者。緣是把自家底做淺底看。便沒意思了。所以流入他空寂玄妙之說去。○條辨異端。原非正道。必有不當道理。不合人心處。要鼓動天下也是難。惟專治而欲精之。便是於不當道理處說。出道理來不合人心處。打入人心去。這是多少鑽研多少。磨鍊安得不害盡生民壞盡世道。○或問有以攻為攻擊之攻。言異端不必深排者。曰正道異端如水火之相勝。彼盛則此衰。此強則彼弱。然視異端之害而不一言以正之。亦何以去習俗之蔽哉。觀孟子所以答公都子好辯之問。則可見矣。○西山真氏曰。異端之名始見於此。孔子所指。未知為誰。老聃楊墨皆是孔子同時。特以洙泗之教方明。其說未得肆耳。或謂孔子不闢異端非也。如悖德悖禮之訓。已是闢墨。深身亂倫之戒。已是闢楊矣。○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為

近理所以其害為尤甚。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

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語類問為我疑於義兼愛疑於仁甚焉。曰楊墨只是硬恁地做。做得來也。淡不能感人。佛氏最有精緻。動人處。初見他說出自有理。從他說愈深愈害。人問佛氏所以差。曰。佛初頃便差。如天命之謂性。他把這箇都做空虛說了。吾儒見得都是實。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不知為不知。是知也。音女

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魯之子路好勇。蓋有強其所不

知以為知者。語類子路粗暴。見事便自說是曉會。得如正

按強不知以為知。病根從好勇生來。非故夫子告之曰。我

論語集注本卷之五 卷二為政 三 教復堂

教女以知之之道乎。但所知者則以為知，所不知者則以為不知。如此則雖或不能盡知，而無自欺之蔽，亦不害其為知矣。語類聖人只為人將那不知者亦說是知，終至於不知者以為知，都無界限了。若能於其知者以為知，於怕他不能隨事精察，把不知者亦說是知，故為他說如此。○精義楊氏曰：以不知為知，豈知也哉？子路以正名為迂，是以不知為知也。故語之如此。○論語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只看兩箇字。直問此心更無掩飾何等光明。○南軒張氏曰：是知也，學者反身體認，自見聖訓之深切。○南軒張氏曰：是知也，是乃知之道也。○東陽許氏曰：章內六知字，不同上下兩知字。總言心之知，中間四知字指一事之知。○輯語首句空說箇知之道，知之不知，是女字中所自有為知為不知，是能不自欺末句，就指不自欺說，即是首句知之之道。故首末兩知字一樣，而有虛實中四知字上二字是

自己見地分現處下二字，是不自欺。細看來六知字字字不同。東陽說猶籠統在。○是字直指上兩為字，不指知不知。所謂無自欺之蔽也。自欺之蔽一則蒙昧不自察，一則雖覺而強蓋過去，知之不知，則能自察矣。為知之為不知，則不強蓋矣。是字只指當下由此而求。况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乎。精義伊川曰：人苟恥其不知而不求，則是有可知之理乎。終不知也。以為不知而求之，則當知矣。故云是知也。○語類誨女知之乎，惟伊川便說得盡。別人只說得一邊，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則無自欺之蔽。其知固自明矣。若不說求其知一着，則是使人安於其所不知也。故程子又說出此意。其說方完，上不失於自欺，下不失於自畫。○文集問學者之於義理，於事物以不知為知，用是以欺人，本心之靈庸可欺乎。但知者以為已知，不知者以為不知，則雖於義理事物之間，有不知者而自欺，則甚明而無蔽矣。故曰是知也。以此真實之心學問，思辨研究不已，則格致誠正之事，可馴致也。夫子以是誨子路，真切要哉。此章言之若易，而於學者日用間，關涉處甚多。要當



步步以是省察則切身之用益無窮也曰此說甚善

○子張學干祿

子張孔子弟子姓顓孫名師陳人干求也祿仕者之奉也四

通本文無問字意編次者因夫子救子張之失故先之以此五字以見夫子為子張干祿發○延平答問古人干祿之意非後世之干祿也蓋胸中有所蘊亦欲發泄而見諸事耳此為已之學也然求之有道苟未見所以求之之道一萌焉則外馳矣故夫子以多聞見而闕疑殆告之又使之慎其餘則反求諸已也切矣○按學字宜一小頓蓋於其為學之時流露干祿之心此亦從子張務外看出

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

悔言寡尤行其悔祿在其中矣行寡之行去聲

呂氏曰疑者所未信殆者所未安程子曰尤罪自外至者

也悔理自內出者也語類出言或至傷人故多尤愚謂多

聞見者學之博闕疑殆者擇之精慎言行者守之約語類

多見二字人多輕說過了將以為偶然多聞多見耳殊不知此正是合用功處聖人所以為好古敏以求之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皆欲求其多也不然則聞見孤寡不足以為學矣○聞見亦可互相發明聞固是上於言見固是主於行然亦有聞而行者亦有見而言者愚按聞見既以分屬言行只合照本文為得○問多聞如何闕疑多見如何闕殆曰若不多聞也無緣見得疑若不

多見也無緣見得殆江西諸人却云子張平日專務多聞話目如一件事一人如此說自家也未見得須是大家說說出來方見得果是如何這裏方可將眾說相磨擦方見得疑殆分明○此是三截事若人少聞寡見則不能參考

得是處故問見須要多。若問見既多而不能闕疑殆則胡亂把不是底也將來做是了既闕其疑殆而又未能謹其餘則必有尤悔。按此將三截折疊說來一步趕進一步。則字作勢見寡尤悔之難。○問謹其餘只是指無疑無始處否曰固是。○蒙引寡尤寡悔不止帶慎言慎行來連多聞見闕疑殆都併入蓋問見不多則所以為言行之資者狹疑殆不闕則不可言者亦言不可行者亦行可以言可以行當其言行之際而或不謹則所言所行雖是而不能無過當之疵均之不免於尤悔也。○輯語曰寡者尤悔未必無也則寡者如是用而後僅得寡也。兩則字是難辭。○問子張學干祿夫子以祿在中引之如何反作難辭曰祿不須干而自得是下三句中語意此兩段却正說寡尤悔之難看兩則字如何鄭重子張才高務外直看得言行不打緊夫子說寡尤悔之妙以引之却不許他兩寡字容易也。○條辨干祿原無別法只是美言高行以動之蓋同一言行無所為而為之便是實學有所為而為之便是干祿矣只一點有所為而為之心闕見可不多疑殆不知闕而言行不真矣何也只在外面鋪排而不於實地用工也所以夫子只實就言行上教他箇寡尤悔之理。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

至之辭言此以救子張之失而進之也。

語類子張學干祿祿固人之所欲但

要去干却不得子張恁地時已不是正底心了夫子却掉開答他不教他如何地干也不教他莫干但言祿在其中凡言在其中者皆本求此而得彼之義君子求其在已而已然而德行既修名聲既顯則人自然來求祿不待干而自得又曰雖不求祿若能無悔尤此自有得祿道理。○問答干祿之語意曰孔子不教他干但云得祿之道在其中正是欲抹殺了他干字蓋言行所當謹非為欲干祿而然也若真能着實用功則惟患言之有尤悔何暇有干祿乎之心。○程子曰修天爵則人爵至君子言行能謹得祿之道也子張學干祿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為利祿動若顏閔則無此問矣或疑如此亦有不得祿者孔子蓋曰

耕也。餒在其中，惟理可為者為之而已矣。語類問聖人不在其
 那。祿在其中，如何？曰：聖人教人，只是要人先謹言行，却把他
 身不是要干祿。然言行能謹，人自見知，便有得祿之道。大
 人見得道理分明，便不為利祿動。按此正發明程子使定
 其心及惟理可為者為之之指。若云修德而祿自至，便是
 教以干之之法矣。故程子云：修天爵則人爵至，朱子謂其
 說得重了。正此意也。○或問：子張學干祿，而夫子告之如
 此，何也？曰：人之處已接物，莫大於言行。而聞見者所以為
 言與行之資也。然積之不多，則孤陋卑淺，無以參驗而知
 所疑殆知而不闕，則冒昧苟且，無所依據，而流於繆妄。能
 闕疑殆，則庶幾矣。願於其餘，遂以為已信已安，而無事於
 謹則言行之間，物我交戾，而尤悔之積有不能免。是將無
 以行乎州里，尚何祿之可干哉！誠反是而觀之，則夫子之
 所以告子張者，其意亦可知矣。然自寡聞見而積之多多
 聞見而擇之審擇之審而猶曰謹，其餘焉則其反身亦切

矣。而聖人之訓，猶曰：僅足以寡尤悔而已。蓋未敢以為終
 無也。聖人之於言行之際，其重之如此，而推本所從有始
 有卒，又如此。學者亦可以盡心矣。曰：然則是果何以得祿
 耶？聖人教人，真使以是求祿，耶？曰：程子言之詳矣。蓋先王
 之世，教民以德行道藝，而賓興之。故士能謹其言行，則有
 得祿之道。然聖人之意，則以為君子亦修其在我者而已。
 其得與不得，非所計也。故曰：祿在其中，如曰：仁在其中，樂
 在其中，直在其中，餒在其中，皆本為此。而反得彼之辭也。
 豈真教之以是而求祿哉？嗚呼！三代之時，先王之法行於
 上者，既如彼，聖人之教行於下者，又如此。是雖欲人才之
 不成，風俗之不厚，蓋亦不可得矣。正使士之不賢者，或不
 免於外慕，有司之不明者，或不足以為得人。然其所以相
 求者，蓋猶出於修身謹行之意。一得其人，則其法固萬世
 不易之良法也。豈若後世專以詞藝取人，而不考其言行
 之素，使士之賢者，猶不免急於彼而緩於此。有司之良者，
 每恨無以必得行藝才業之人，而其不賢且良者，則固皆
 以為當然，而不之怪也。然則人材風俗之所成就，又安得
 不愧於古上之人，亦何重於此而不之革哉！按末段與本
 言言身言才事

言言身言才事 言言身言才事 言言身言才事 言言身言才事 言言身言才事

指無涉而議論有關世道故備錄之。味其言意在復鄉舉里選之法但後世行之而資緣奔競弊更甚於以詞藝取士是在主持世道者善行之而已。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哀公魯君名蔣凡君問皆稱孔子對曰者尊君也錯合置

也諸眾也程子曰舉錯得義則人心服係辨舉錯得義以是當下合宜而已

未嘗以此求民之服而順天下之至情則人心自服亦

非感恩戴德之謂直枉之利病於國舉錯之典利除害亦

是後一層只此當下得義處民自服矣。○語類是便是直

非便是枉。○諸眾也攢斥有一不當亦不足以服人故曰

錯諸枉有一君子猶足以係屬人心故曰錯諸直。○說統

是出舉字作主只不舉便是錯兩語宜玩益不

立舉一直則諸枉皆在所錯矣舉一枉則

諸直皆在所錯矣。按此與前說可互參。○謝氏曰好直

而惡枉天下之至情也順之則服逆之則去必然之理也

然或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為枉以枉為直者多矣是以君

子大居敬而貴窮理也。語類問哀公問何為則民服只是

賢退不肖乃是治國之大本而人心自服者蓋好賢而惡

不肖乃人之正性若舉錯得宜則人心豈有不服謝氏說

又推極本原而言若人君無知人之明則枉直交錯而舉

錯未必得宜矣。曰說得分明。○若不居敬如何窮理如何

照得人破。○致堂胡氏曰當時三家專魯公安得擅舉錯

之權哉使公復問孰為枉直而付舉錯之柄於夫子夫子

必有所處矣。民心既服公室自張何致乞師於越而卒以

旅死哉。○紹聞編朱子論宋事謂救其本根之術不過視

天下人望之所屬者舉而用之使其舉錯用舍必當於人

心則天下之心翕然聚於朝廷之上其氣力易以鼓動如

羸病之人鍼藥所不能及精其丹田氣海則氣血萃於本根而耳目手足利矣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

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季康子魯大夫季孫氏名肥莊謂容貌端嚴也臨民以莊

則民敬於已說統莊如正衣冠尊瞻孝於親慈於眾則民

忠於已語類莊只是一箇字上能端莊則民便尊敬至於

箇樣子慈則推此意以及人兼此二者民方忠於已若徒

孝於親而不能推及於眾或慈於眾而無孝親底樣子都

不得○紹聞編孝者所以使眾也吾愛民如子則民亦愛吾

如父母如此看方實見得孝慈所以能感民忠於我處孝慈並看然未有恩虧於骨肉禮闕於閭門而能慈者也是

孝又慈之本也善者舉之而不能者教之則民有所勸而樂於為

善語類若善者舉之不能者便棄之民不解便勸舉善於

前而教不能於後則是誘引之使趨於善也是以勸○

義府舉善則未至于善而志氣強者固已奮矣其志氣弱

者安於不能而已故必有以教之然後善者益勸其弱而

安於不能者亦無不勸○張敬夫曰此皆在我所當為非為欲使民

敬忠以勸而為之也然能如是則其應蓋有不期然而然

者矣語類問康子之意必要使民能如此聖人但告之以

是要民如此而後為做得自己工夫則民不期然而然曰

也是如此○慶源輔氏曰聖人之言與事凡若此者皆當

以此說例之雖大學誠意正心以至治平亦不過如此而

命吾集言

卷二 為政

三

敦復堂

相爭則見少同一理也責人則兩失自盡則兩得夫子立言原只煞重在上半截敬忠以勸就康子言之耳然即此便見此理之公有感必應只要點破康子私心若謂兼講功效便是巧於計較者也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

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故或人疑其不為政也

按昭公為季孫意如所逐

薨於乾侯六月癸亥喪及壞墮秋七月始葬於墓道南不與魯先君同兆後孔子為司寇始溝而合諸墓是為昭公不得正其終公之在乾侯也二子務人公衍及母弟宋從喪至二子不得入而宋先人季孫必欲抑使聽已喪五日始得即位非先君之命而專受之於意如是為定公不得正其始自是為季孫所制而不得有為由其不孝不友無政本矣孔子不仕而以孝友答或人之問固非無意

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

為政

書周書君陳篇

周公遷殷頑民於下都親自監之公沒成王命君陳代之

書云孝乎者

言書之言孝如此也

存疑書言孝友此截去友字獨言孝者是夫子意故下接言惟能孝了便

友于兄弟惟孝處當一讀

善兄弟曰友書言君陳能孝於親友於兄弟

又能推廣此心以為一家之政

語類推孝友于兄弟謂孝然後友友然後政其序如此

此○問施於有政是使一家人皆孝友否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也政一家之事也固不止是使之皆孝友然孝友為之本也○推廣此心以為一家之政便是齊家緣下面有一箇是亦為政故不是國政又云在我者孝則人皆知孝在我者弟則人皆知弟其政豈不行於一家○此全在推字上言舉斯心加諸彼今人只為不能善推其所為耳范唐鑑言唐明皇能友愛兄弟而殺其三子正以其不能推此心耳紹聞編孝然後友明皇之侍睿

宗先薄矣。其友愛之，真性也。故宋王成器之讓，已有以感之。而然爾，非出友愛之真性也。故不能充其類。大抵太宗明皇其天性皆薄，其家政亦極相似。觀其父子兄弟之間，足知其不能施於有政矣。孔子引之言如此。

則是亦為政矣。何必居位乃為為政乎？紹聞編施於有政，書作克施有政。

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之意，此經之本指也。朱子不如此。

解者以下文有是，亦為政。一家是政，行於一家，孰非政者？何言也？推孝友之心以治一家，是政也。惟孝友於兄弟，猶言必居位乃為為政乎？○精義謝氏曰：惟孝友於兄弟，猶言

政也。天子兄弟弟此一家之政也。豈有二道哉？同是道也。一人用之不見其多，天下皆用之不見其少。天下皆亂而已。

獨治在獨善者處之，不害為太平。天下皆治而已。未治在任重者處之，猶以為不足。然蓋孔子之不仕有難以語或則論政者，果有物我之限哉？

入者，故託此以告之。要之至理，亦不外是。語類問夫子難

或人，故託此告之。然使夫子得時，得位，其為政之本也。只就人倫上做將去，日看得好。○條辨聖人作事，只是盡這

本分道理。聖人說話，亦只是說這本分道理。然四方八面已無所不照，故聖人得為則盡為政之事，不得為則自全

孝友為政之理，而定公平。子已無不照見。若語此遺彼，便不是聖人底話。○按或問以難以語或人者，在陽貨用事

非可仕之時。然愚謂不若對定公言為得立言微指。故集註特揭定公初年不及陽貨，若謂或問云然，則或問於范

尹氏言孝友之施於家，駁其非是。意在主國政言而集註則仍主家政可知。或問儘有未定之論，不若從集註之穩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輓音月

大車謂平地任載之車，輓輓端橫木，縛輓以駕牛者。小車

謂田車、兵車、乘車，軌輓端上曲，鈎衡以駕馬者。車無此二

謂田車、兵車、乘車，軌輓端上曲，鈎衡以駕馬者。車無此二



者則不可以行人而無信亦猶是也。精義范氏曰車無軌則跬步不能進也

無信則不可行於州里鄉黨而况其遠乎。語類問集註不及無信之所以不可行何也曰人若無信則語言無實何處行得處家則不可行於家處鄉黨則不可行於黨曰此與言不忠信雖州里行乎哉之意同日然○人無真實誠心則所言皆妄今日所言要往東明日走在西去這便是言不可行○說統此章要揭出人字以字人之所以為人全在信若無這點真心實意而目雖存精神已斷不必論到行之無礙處方見他不可就他當下無此實心便如車之無輓輒便已失其所以行之具矣何以字方輓辟得緊○集解言語無實則自是之不可行只為世人以欺罔變詐為巧為智以受其欺罔變詐者為拙為愚故聖人就他放下一層直刺心坎曰彼無信之人固自以為可吾不知其可也看似林度商最實則常頭棒喝可字須放活不知字乃偏撥得緊下乃借車以曉譬之末句何以行之雖是說車却正點醒不知其可處東陽許氏謂輓軌是車與牛馬接處信是已與人接處向以為切喻看來尚似添入牛馬一層不如直就車之無輓軌人之無信合下勘定更警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陸氏曰也一作乎

王者易姓受命為一世子張問自此以後十世之事可前

知乎。集解子張欲知來以數如國祚修短時運興衰皆是夫子所告只言理○新安陳氏曰此與三十年為一

世之世不同

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馬氏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愚按三綱

謂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鄭疏大者為綱小者為紀所以張理上下整齊



人道若羅網有紀綱之而百日張也五常謂仁義禮智信邢疏人生應八卦

常仁義禮智信是也文質謂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邢疏王者必一

以承天地順陰陽陽道極則陰道受陰道極則陽道受質

法天文法地故天為質地受而化之養而成之故為文帝

王始起先質後文忠只是樸實頭白直做將去質則漸有形也

質制度而未及於文采文則就制度上事事加文采然亦不

得天下之勢自有此三者非聖人欲尚忠尚質尚文也夏

誠慤直無質可言質與文對質便自有三統謂夏正建寅

為人統商正建丑為地統周正建子為天統語類問三統

天地肇判之初天始開當子位故以子為天正其次地始寅

為人正又日子是一陽初動時故謂之天統引是二陽故謂

說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為一元元有十二會一會一萬八百年以

小推大以大會三十運三百六十年為一運運有十二會如

謂之開物人物開生此時屬寅到得戌時謂之閉物乃人會

萬年不好如晝夜相似到得一元盡時天地又是一番開闢

而復始所以無窮也問子丑寅之建正如何曰惟其終三

陽之月若秦用亥為正直是無謂或問王者受命而改正

正朔所以新民之視聽也孔氏以為商湯始改正朔而周因

孔氏為得之也東陽許氏曰堯舜禹皆用人統堯舜皆禪

易服色以新視聽新安陳氏曰不日一月復陽氣地以十王

王者居正之義吳氏程曰天以十一月復陽氣地以十教

論語集注

卷二為政

三

教復堂

二月始生物。而人以正月興事。此三綱五常禮之大體。三子丑寅所以有天地人之分也。

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

不及之閒。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則自今以往。或有繼

周而王者。雖百世之遠。所因所革。亦不過此。豈但十世而

已乎。聖人所以知來者。蓋如此。非若後世讖緯術數之學

也。語類問三代所因者不易。而所損益可知。如何曰此所

謂不易也。變易也。三綱五常。亘古亘今。不可易。至於變

易之時。與其人。雖不可知。而其勢必變。可知也。蓋有餘

損不及必益。雖百世之遠。可知也。猶寒極生暖。暖甚生寒。

雖不如此。其勢必如此。可知也。所因之禮。是天地底萬

世不可易。所損益之禮。是人做底。故隨時變更。○所因謂

大體。所損益謂文章制度。那大體是變不得。底難如秦之

絕。先王禮法。依舊有君臣有父子有夫婦。依舊這箇

不得。○綱常于萬歲磨滅不得。只是盛衰消長之勢。自不

可已。盛了又衰。衰了又盛。其勢如此。聖人出來。自是恰

好。不到有悔憾處。三代以下。做來不恰好。定有悔憾。雖做

得不盡善。要亦是損益前人底。雖是人謀。然大勢不得不

如此。但這綱常。自是壞不得。○此章因字最重。所謂損益者。亦是要扶

持箇三綱五常而已。如秦之繼周。雖損益有所不當。然三

綱五常。終變不得。君臣依舊是君臣。父子依舊是父子。只

是安頓得不好耳。聖人所謂可知者。亦只是知其相因者。只

也。如四時之運。春後必當是夏。夏後必當是秋。其間雖寒

暑不能無。然四時之運。終改不得也。○三代之禮。大

槩都相因了。所損也。只損得這些箇。所益也。只益得這些

箇。此所以百世可知也。○三綱五常。雖衰亂大無道之世。

亦都在。且如繼周者。秦是大無道之世。畢竟是始皇為君

為父。李斯等為臣。胡亥為子。三綱五常。地位占得大了。便

是損益也不多。○或問秦滅先王之法。漢懲亡秦之禍。皆

非欲因其禮而損益之者。然其所謂君臣父子夫婦之實。

則秦不能以甚異乎周。而漢亦不能以甚異乎秦也。

至於秦之罷侯置守廢德任刑漢之苛解與民休息亦皆
 損有餘補不足其勢有不得不然者然卒亦不能變其所
 因之大體也推之萬世亦莫不然雖昏狂乖亂之極不能
 出此但其得失有少之差耳然則夫子之言豈可謂之
 不驗乎○紹聞編蒙引云可知也只帶損益言所因者其
 可知不待言按可知兼因革已然而之迹今皆可見非兼因
 革而何下又云所因所革亦不過此○所因如湯纘禹舊
 服武王反商政政由舊不過修人紀敘彝倫等事亦皆有
 已然而之迹故可知當帶所因言○所損益只是所因中事
 如文質三統豈外三綱五常○條辨所損益所字即緊根
 因字來損益只是因中之損益可知不徒是說損益可知
 乃是說所損益之可知知著眼所字自脫離因字不得○
 愚按所損益應屬上五字為句可知也三字另為一句則
 書旨自明○新安陳氏曰識緯如亡秦者胡之識及赤伏
 符等及諸經之緯書術數○胡氏曰子張之問蓋欲知來
 而聖人言其既往者以明之也夫自修身以至於為天下

不可一日而無禮天敘天秩人所共由禮之本也商不能

改乎夏周不能改乎商所謂天地之常經也若乃制度文

為或太過則當損或不足則當益益之損之與時宜之而

所因者不壞是古今之通義也因往推來雖百世之遠不

過如此而已矣新安陳氏曰綱常亘萬古而不易制度隨

世之方來亦不過如此而已○輯註子張欲知來夫子只

以知往者推之知來求其變知往只求其不可變不可變

者其本而變者其末也故兩段只重因一邊不重損益○

愚按胡氏之論直原本天敘天秩而言蓋天不變道亦不
 變所因天也所損益人也秦無道畢竟是如皇為君李
 斯為臣始皇為父胡亥為子何者天不變也若其奔禮義
 尚刑威損者過損益者過益天下大敗則人事之失也是
 故聖人奉天道以修人事所損所益因時制宜總皆扶植

綱常而不以已。與其不及其微也。卽不必明聖之君而所以備
 偏救敵者。亦未嘗不爲三綱五常計。其間積重積輕之勢。
 如此則興如彼。則亡皆可先事而逆睹。惟其所因之可知。
 故所損所益無不可知也。或者以爲三代而下。井田廢。封
 建裂。爲古今一大變局。聖人所謂百世可知。亦第可以律
 乎其常。不可以通乎其變。是豈知非田封建特損益中之
 大者。而於所因之禮。初未嘗有所變革哉。故惟達於天人
 之故者。可與論世。可與持世。此胡氏天地之常經。古今之
 通義。所以卓
 爲至論也。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非其鬼謂非其所當祭之鬼。諂求媚也。語類天子祭天地
 諸侯祭山川大夫

祭五祀庶人祭祖先。上得以兼乎下。下不得以兼乎上也。
 庶人而祭五祀。大夫而祭山川。諸侯而祭天地。此所謂非
 其鬼也。又如士庶祭其旁親遠族。如今人祭其麼廟神。或
 知州縣祀道土之屬。都是非其鬼也。○則旁親遠族若無後
 者。則如之何。曰。這若無人祭。只得爲他祭。自古無後者。合
 當祭於宗子之家。○問。上地山川之神。人家在所不當祭。
 否。曰。山川之神。季氏祭之。尚以爲僭。况士庶乎。如土地之
 神。人家却可祭之。禮云。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灶。戶附
 亦可祭也。○厚齋馮氏曰。其指祭者而言。謂非其所
 當祭者。蓋精誠神氣之不屬也。但欲諂之以希福耳。

見義不爲無勇也

知而不爲。是無勇也。語類問見義不爲無勇。這亦不爲無
 就見義不爲。上看固見得知之。而不能爲。若從源頭上看
 下來。乃是知之未至。所以爲之不力。按此推上一層。理固
 如是。但夫子語氣。只就不爲上斷。他無勇。○精義范氏曰。
 非其鬼而祭之。則是非所事而事之也。見義不爲者。所當
 爲而不爲也。夫可爲而不爲。與不可爲而爲。其失則均。故
 祭非其鬼者。爲諂。見義而不爲。是無勇也。○翼註諂與
 勇。俱就上文而斷
 之。不作推原諫。

論語集註

卷二

論語集註本義匯纂卷之三

八佾第三

凡二十六章通前篇末二章皆論禮樂之事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佾音逸

季氏魯大夫季孫氏也佾舞列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

士二每佾人數如其佾數或曰每佾八人未詳孰是

左傳隱公

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用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程註人如佾數疏引服虔云每佾八人○或問八佾舊說有謂上下通以八人為佾者何如曰是不可考矣然以理意求之舞季氏以大夫而僭用位必方豈有佾少而人多如此哉

天子之禮樂孔子言其此事尚忍為之則何事不可忍為

或曰忍容忍也蓋深疾之之辭精義游氏曰人臣僭國君

子之禮是無王也季氏以八佾舞其心遂無王矣是將拔

本塞源冠履倒施滅天理而壞人倫矣此而可忍孰不可

忍○語類季氏初也須知其為不安然見這八佾人數

熱開便自忍而用之這便是過絕天理失其初心也○問

集註兩說不同曰後說之意亦自當存蓋只此便是天理

發處聖人言語因是旨意歸一後人看得有未端的處大

率意義長者錄在前有當知而未甚穩者錄在後○四書

通前說忍字指亂臣賊子之心而言後說忍字指春秋誅

亂賊之法而言○紹聞編忍字作不忍之忍原臣子本心

天理之不容昧者而言意味尤長而亦足以兼合後說之

義蓋指其於不可忍為者而忍為之則誅絕之罪不言而

自見矣○新安陳氏曰自王政不綱亂臣賊子無所忌憚

故敢於僭竊殊不知君子畏義安分自不忍於心豈問天

吏之有無哉以此言之前說為優然自秉春秋之筆者言

之則後說亦足以

寒亂賊之膽也 ○范氏曰樂舞之數自上而下降殺以

兩而已故兩之間不可以毫髮僭差也孔子為政先正禮

樂則季氏之罪不容誅矣東萊呂氏曰儒者之議禮每力

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所爭者才再重爾天子之堂九尺

諸侯之堂七尺所爭者才二尺爾由庸人而觀天子諸侯

之分豈再重之席二尺之堂所能抑揚何儒者之迂耶大

堤雲橫屹如山岳其視尺寸之士若不能為堤之損益然

水潦大至勢與堤平苟有尺寸之士未沒則瀕水之人可

恃無恐當是時百萬生靈之命係於尺寸之士焉尺亦之

土所以過昏墊之害尺寸之禮可以邊僭亂之源謝氏曰

然則儒者力爭於毫釐分寸之間非迂也勢也

君子於其所不當為不敢須臾處不忍故也而季氏忍此

矣則雖弑父與君亦何所憚而不為乎紹聞編為人臣子

只是箇尊君敬

敬復堂

上之心方能自安其分不忍少萌一毫僭差之意今季氏以陪臣而僭天子之舞目睹其數而安焉於此尚忍與亦何往而不忍也孰不可忍意有含蓄謝氏遂說出獄父與君亦何憚而不為雖有此理恐非聖人語意然敢僭其禮便是有無君父之心亂臣賊子之萌皆由於忍而已不妨遂索性言之亦痛快也按此條參用朱子及南軒之說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

堂徹直列反相去聲

三家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之家也雍周頌篇名此武王祭文王

之樂徹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是歌

時三家僭而用之相助也辟公諸侯也穆穆深遠之意天

子之容也此雍詩之詞周禮樂師云及徹帥學士而歌徹

詩也儀禮有司徹註徹其佐食之俎孔子引之言三家

之堂非有此事亦何取於此義而歌之乎譏其無知妄作

以取僭竊之罪語類八節只是添人數未有明文故只就

詩以曉之曰汝之祭亦有辟公之相助乎亦有天子之穆

穆乎既無此義焉取此詩精義謝氏曰樂之歌非取其

聲取其義也義與事稱則名辨而實喻義不稱事則亦何

以歌為哉南軒張氏曰俗之用入著見於目者也雍之

詩天子與相之言著聞於耳者是二者皆不待究其義

而可知猶且安焉則凡僭亂之事何所不可為也○輯語

說三家僭竊只說奚取令三家亦索然無可回答是并不

許三家明認僭竊也語愈婉旨愈嚴無知妄作罪名使三

家若可承又不得不承又實難自承正見聖人立言之妙按此所謂嬉笑之怒甚於裂帛

○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為魯安得獨用天子禮

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譏之。胡氏曰禮記明堂位云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以天子之禮樂祭統云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勲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禮運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魯僭天子之制三家僭魯遂至於僭天子。程子所以追咎賜受皆非也。周公立為經制辨名分於毫釐將行之萬世身歿而犯之將行之天下而子孫違之豈非周公之衰乎。○厚齋馮氏曰大夫不得祖諸侯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山三桓始也。惟三家皆祖桓公而立廟故得以習用魯廟之禮樂而僭天子矣。夫天子之禮樂作於前安然不以動其心則凡不臣之事皆忍為之矣。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游氏曰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其如禮樂何哉言雖欲用

之而禮樂不為之用也。語類如禮樂何謂其不奈禮樂何也。心中斯須不和而鄙詐之心入之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既不和樂不莊敬如何行得禮樂譬如不善操舟必不奈一舟何不善乘馬必不奈一馬何又問禮樂是玉帛鐘鼓之文否曰看其文勢却是說玉帛鐘鼓之禮樂也。○禮是恭敬底物事爾心中自不恭敬外面空做許多般模樣樂是和樂底物事爾心中自不和樂外面強做和樂也不得心裏不恁地外面強做終是有差失縱饒做得不差失也只表裏不相應也不是禮樂。○人既不仁自是與那禮樂不相管攝禮樂雖是好底事心既不在自是呼喚他不來他亦不為吾用矣。心既不仁便是都不醒了如人身身體麻木都不省了自是與禮樂不相干事。○問仁者心之德不仁之人心中德既亡方寸之中絕無天理平日運量酬酢盡是匪僻淫邪之氣無復本心之正如此等物周旋於玉帛交錯之間鐘鼓鏗鏘之際其於禮樂判為二物如猿狙衣周公之服一般其如此禮。○程子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樂何曰是如此。

論語集注卷之三 八佾 四 敦復堂

序而不和。語類程子說仁者天下之正理固好。但少疎不
 心存而不失。則所作爲自有序而和。若此心一放。只是人
 欲私心。傲得出來。安得有和。又曰。不是禮樂無
 序。與不和。是他自見得無序。與不和。而禮樂之理自在也。
 問禮者。天理之節文。樂者。天理之和。樂仁者。人心之天
 理。人心若存得這天理。便與禮樂湊合。得着。若無這天理。
 便與禮樂湊合不着。曰。固是。若是人而不仁。空有那箇周
 旋。百拜鏗鏘鼓舞許多。李氏曰。禮樂待人而後行。苟非其
 勞攘。當不得那禮樂。

入則雖玉帛交錯。鐘鼓鏗鏘。亦將如之何哉。然記者序此
 於八佾雍徹之後。疑其爲僭禮樂者。發也。語類問集註舉
三說游氏言心

程氏主理李氏謂待人而後行此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之
意蓋心具是理而所以存是心者則存乎人也曰恁地看
則得○人而不仁而今莫說入佾雍徹是無如禮樂何便
敘李氏四佾以祭也無如禮樂何緣是他不仁了○雙峯

得禮樂二字有意義而仁字不親切必合二說而一之然
後仁與禮樂之意方備程子無序不和是說無禮樂之本
李氏玉帛鐘鼓是說徒有禮樂之文亦必合二說而一之
然後如禮樂何之義方盡集註用意精深要人子細看又
曰程子序字和字是就理上說若就心上說則當言敬與
和不仁之人其心不敬不和無以爲行禮作樂之本雖有
禮之儀文而儀文不足觀雖有樂之音節而音節不足聽

○林放問禮之本

林放魯人見世之爲禮者繁文而疑其本之不在是

也故以爲問。勉齋黃氏曰本之說有二其一曰仁義禮智
根於心則性者禮之本也故曰中者天下之

大本其一曰禮之本禮之初也凡物有本末初爲本終爲
末所謂禮始諸飲食者是也二說不同集註乃取後說

子曰大哉問



孔子以時方逐末而放獨有志於本故大其問蓋得其本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矣

語類林放若問禮之大體便包得濶今但問本似未為大

然當時習於繁文人但指此為禮更不知有那實處故放問而夫子大之想是此問大段契夫子之心蓋有那本時文便在了若有那文而無本則豈得為禮○問如何是禮之全體曰兼文質本末言之曰後而以質為禮之本如何又說文質皆備曰有質則有文有本則有末徒文而無質如何行得譬如樹木必有本根則自然有枝葉華實若無本根則雖有枝葉華實隨即萎落矣○勉齋黃氏曰有本則有末末固具於本之中矣如木有根本則有華實其本立則此木全體枝葉華實皆在其中

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易去聲

易治也孟子曰易其田疇在喪禮則節文習熟而無哀痛

慘怛之實者也戚則一於哀而文不足耳

語類問計易為治何也曰古人

做物滑淨無些礙處便是易在禮只是太滑熟了生固無誠實太滑熟亦便少誠實○冠婚祭祀皆是禮故皆可謂與其奢也寧儉惟喪禮獨不可故言與其易也寧戚易者治也言治喪禮至於習熟也喪者人情之所不得已若習治其禮有可觀則是樂於喪而非哀禮貴得中奢易則過戚之情也故禮云喪事欲其縱縱爾禮貴得中奢易則過

於文儉戚則不及而質二者皆未合禮然凡物之理必先

有質而後有文則質乃禮之本也

精義伊川曰奢自文生文之過則為奢不足則

為儉文者稱實而為飾文對實已為兩物奢又文之過則去本遠矣儉乃文不足此所以為禮之本又曰與其奢也寧儉言儉近本也尹氏曰文勝則奢質勝則儉當是時也禮有文勝之弊林放問其本孔子所以大之故曰與其奢也寧儉儉非中然近於本也喪以哀為實故與其易也寧戚亦近本之意按集註質乃禮之本只作本始之本看答

放正意也程尹近本之本則又追上一層直溯本原而言
 不可不見到○語類問夫子何故只以儉戚答禮之本曰
 初頭只是如此未有後來許多文飾文飾都是後來事喪
 初頭只是戚禮初頭只是儉當初亦未有那儉是對後
 來奢而言之蓋追說耳如堯土階三尺當初只是恁地不
 是為儉後來人稱為儉耳東坡說忠質文當初亦未有那
 質只因後來文使稱為質孔子曰從先進周雖尚文初頭
 尚有些質在○問放問禮之本何故只以喪禮答之曰禮
 不過吉凶二者而已上句泛以吉禮而言下句專以凶禮
 而言然此章大意不在此須看問答本意孔子只是答他
 問禮之本然儉戚亦只是禮之本而已及其用禮蓋自有
 時不可一向以儉戚為是故曰品節斯斯之謂禮蓋自有
 箇得中恰好處○文集禮正在恰好處沂而上之則儉為
 本沿而下之則奢為末○勉齋黃氏曰聖人因俗之變感
 放之意而為是言本非以儉戚為可尚特與其流於文弊
 則寧如此耳其言之抑揚得其中正如此○爾軒張氏曰
 禮者理也理必有其實而後有其文文者所以文其實也
 若文之過則反浮其實而害於理矣夫禮而失於奢寧過

於儉也喪而易焉寧過於戚也蓋儉與戚其實則存奢則
 遠於實易則亡其實其文雖備無益也言禮而又言喪所
 以深示其本也○愚按禮本於此心之誠慈外面禮文皆
 從此心流出寧儉毋奢儉不可謂即本也然其去本不遠
 矣然猶恐放之未達也故又專就喪禮上指出一戚字以
 醒之此人心最真切處禮之本乃和盤托出矣竊謂此必
 與上句作兩截看乃是從本始直溯本原方得語意若照
 常解兩句作一例看則禮字中便已該得喪禮在聖人當
 日何故特○范氏曰夫祭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
 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
 不足而哀有餘也禮失之奢喪失之易皆不能反本而隨
 其末故也禮奢而備不若儉而不備之愈也喪易而文不
 若戚而不文之愈也儉者物之質戚者心之誠故為禮之



本。語類問戚是此心自然發出來底儉又不類曰儉亦不

是故意儉元初且只有汗尊杯飲之類又問先生嘗說

儉戚且是近本曰對奢易言之且得說儉戚是本若論禮

之本則又在儉戚之前未用如此說得愚按范氏拈出敬

哀二字當即所云在儉戚之前者但物之質心之

誠看儉戚似微有別故竊疑二句不宜作一例看

楊氏曰

禮始諸飲食故汗尊而杯飲為之簠簋邊豆壘爵之飾所

以文之也則其本儉而已喪不可以徑情而直行為之衰

麻哭踊之數所以節之也則其本戚而已周衰世方以文

滅質而林放獨能問禮之本故夫子大之而告之以此

類語

楊氏謂禮始諸飲食言禮之初本在飲食然其用未具安

有鼎俎邊豆也方其為鼎俎之始亦有文章雕鏤繁而質

滅矣故曰與奢寧儉又曰楊氏說喪不可直情而徑行此

喪主於哀戚為之哭泣擗踊所以節之其

本則戚而已按此亦覺下句點本字更醒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吳氏曰亡古無字通用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長不如諸夏

之僭亂反無上下之分也○尹氏曰孔子傷時之亂而歎

-5 145 35 865" data-label="Text">

之也亡非實亡也雖有之不能盡其道爾語類問程子註

陷無君之罪尹氏註似專責在上者不能盡為君之道曰

只是一意皆是上下僭亂不能盡君臣之道如無君也○

問亡莫只是有無君之心否曰然○或問臣之不可無君

-5 115 35 865" data-label="Text">

猶人之不可無首○南軒張氏曰夷狄雖政教所不加然

亦必有君長以統蒞之然後可立也春秋之世禮樂征伐

自諸侯出降而自大夫出又降而陪臣竊國命是以聖人

傷歎以為夷狄且有君不如諸夏之無君也夫諸夏者禮

-5 865 35 915" data-label="Text">

義之所出也今焉若此其變亦潛矣此春秋所為作也

論語集注

卷三

八

○季氏族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

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女音汝與平聲

旅祭名視氏曰祭山曰旅書曰泰山山名在魯地禮諸侯

祭封內山川季氏祭之僭也記王制天子祭天地諸侯祭

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視者視其牲器之

數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語類天子祭天地諸

侯祭其國之山川只緣是他屬我故我祭得他若不屬我

則氣便不與之相感如何祭得他按此季氏之所以為僭

禮之所以不享非冉有孔子弟子名求魯人時為季氏宰救

謂救其陷於僭竊之罪輯語能弗能只論冉子自己不論

孔明之不逆睹成敗利鈍文山之從否此是聖賢行義正傳

語○條辨夫子所謂能弗能責在冉有身嗚呼歎辭愚按

上說冉有所謂不能却諉在季氏身上說嗚呼歎辭夫子

無恨幽憤盡在此二字中直是聲銷意盡下特更言神不

與打開後壁印若通下句作一氣讀便少會心

享非禮欲季氏知其無益而自止又進林放以厲冉有也

語類問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曰聖人也不專是故意為

季氏說只是據事說季氏聞之自當止○說統季氏舞八

佾歌雍徹其不畏君審矣而捲捲於泰山之旅則其心猶

知畏鬼神也就其畏鬼神之念即以鬼神之靈爽惕之見

得越分罔上明有人非幽有鬼責鬼神必不享非禮之祀

豈受非禮之祭乎蓋鬼神雖幽不外乎理人心猶所不安

也謂神其聽之乎或疑季氏雖天子之禮樂亦且僭之何

有於諸侯而孔子欲救之意者當冉有為家臣之時初有

旅泰山之事故夫子欲其救之以為之兆而冉有蓋不能

也○徐思曠曰此節有數意須分賓主看救其陷於僭竊

之罪是正意既云不能則言神不享非禮以冀其知無益

敦復堂

卷三 八 份

而自止是轉一意進林放以厲冉有必餘意聖人真欲教止其簪不得已而婉轉立言莫止見下截

○范氏曰冉有從季氏夫子豈不知其不可告也然而聖人不輕

絕人盡已之心安知冉有之不能救季氏之不可諫也既

不能正則美林放以明泰山之不可誣是亦教誨之道也

集解稱泰山以敬之是救正季氏婆心即是教誨冉有深

情此於萬不得已中猶有不至絕望意玩范註方知聖人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

子飲去

揖讓而升者大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下而飲謂

射畢揖降以俟衆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觶立飲

也集解射有三大射賓射燕射天子諸侯卿大夫皆有之

士無大射而有賓射燕射大射為祭祀射王將有郊廟

之事擇諸侯羣臣與邦國所貢之士諸侯則擇其臣大夫

擇邑宰家臣凡射中者得與於祭與祭多者則有慶不與

祭多者則有讓此所謂大射之禮也凡大射司射作三耦

耦各服其所宜服袒決遂而立堂下阼階之東南隅西面

射時耦同出次西面揖旋轉當阼階北面揖行至階下北

面揖然後升堂所謂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南面當序而

立於物以射樂作射者容體欲比於禮其節欲比於樂各

發四矢以較勝負卒射北面揖揖如升射適次及位三耦

卒射亦如之所謂射畢揖降以俟衆耦皆降也司射命設

豐於西楹西勝者之子弟洗觶酌奠於上勝者袒決遂執

張弓不勝者襲脫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遂以執

弣揖如始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堂少有不勝者進北面坐

取豐上之觶與立飲卒觶坐奠於豐下與揖先降所謂勝

敦復堂

送爵今不勝者自飲而無送爵勸飲之意以是為罰也按始射而升堂既射而復位射畢而飲是三節事總以揖讓二字貫就射言三讓即於三揖見言君子恭遜不與人爭以章意言則以讓字與爭字相形

惟於射而後有爭然其爭也雍容揖遜乃如此則其爭也君子而非若小人之爭矣或問君子恭敬退讓不與人爭

然其雍容揖遜乃如是是則雖日有爭而其爭也亦不失為君子之道矣語類君子無所爭必於射見之言射有勝負是相爭之地而猶若此是不爭也言爭得來也君子

語勢是如此交策問必也射乎謂必於射則不免有爭焉及求其所以爭者乃在乎周旋揖遜之間故其爭也君子

子德性定學問純有君子之心存君子之養則自有君子之氣象原不是一味模稜有意於不爭只君子自無爭之

所也所字宜玩必也句是明起語言欲求其爭之所必然也此處乎字非此疑而未定之辭蓋射以中否角勝

以中之多寡定優劣自有那爭底意思計云惟於射而後有爭正見射為必爭之所究竟君子爭得來也是君子分

明於有爭處愈見出無爭古者射以觀德原是君子學問中事就射中看出君子涵養氣象則其平時禮樂未嘗斯

須去身更從何處討得出君子一些凌競故必也射乎下善言君子之爭正善言君子之無爭輯語其爭句應必也句只了得無所爭一句耳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倩七練反

盼普覓反絢呼縣反

此逸詩也倩好口輔也盼目黑白分也素粉地畫之質也

絢采色畫之飾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質而又加以華采

之飾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按此即預透下節為子夏疑



其反謂以素為飾故問之

何條

遊素自是素絢自是絢素如當得絢顧麟士謂子夏是將素字小頓即後字在其中矣一直讀下見倩盼之美質只為絢豈不是素即當絢了不以華采是因素為絢原非即

素以為三字讀得滑了若然子夏亦是連上倩盼二句是說素並未說絢却接素以知詩自言人有美質而又加素為絢巧笑二句自一意素以為絢句又進一意

子曰繪事後素

對反

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

素也考工記曰繪畫之事後

素功謂先以粉地為質而後

施五采猶人有美質然後可

加文飾

或問詩人之意謂既之飾夫子之意則以

○語類問伊川云美質待禮以行質與詩禮有素與絢

有倩盼之質而又加以粉黛為必有是質然後可加以飾以成德猶素待繪以成絢却曰不然此質即塵○集解上

素絢分明說人此以繪畫之意為字詩言素可為絢此言意了然矣然夫子亦只就詩之悟在本節為畫蛇添足并

事喻言之夫子以一後字繪後於素語氣一倒順問而言詩若謂於禮後要動子夏下文通節神理都覺索然

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

可與言詩已矣

禮必以忠信為質猶繪事必

以粉素為先起猶發也起予

言能起發我之志意

紹開編文之子

子曰繪事後素此見聖人釋辭才着一後字而詩意了然

詩意本謂素以為質而絢以夏未達謂是反以素為飾也經解疑如此之精約即詩之

悟夫禮之於人猶是也遂問之先者矣忠信是也忠信即實然後有許多家庭之禮君朝廷之禮以至前章所謂儉是也無此則禮不虛行猶無子言繪事後素之時未思量

曰禮後乎曰禮後則見有為五常之實如父子有慈孝之臣有忠敬之實然後有許多與感後篇所謂為國之讓皆素則繪將安施也○語類孔到禮後乎處而子夏以為言

是有以啓發夫子之意非謂夫子也。○因論起予者商回。二子之言而後有所啓發耶。然聖人胸中雖包藏許多道理若無人叩擊則終無自發。○或問小註此禮字只指三千美盛處而言故云後。○集解初問時本無成見既答後却有會心其轉關又在後字愚按夫子言後素時本自有包涵禮後謝氏日子貢之理却不會有思及禮後之心故歎其起予。

因論學而知詩子夏因論詩而知學故皆可與言詩。此與

無諂章相似而不同彼終始論學此只論詩已截然難混彼首節夫子之答已進一解而子貢悟詩又進一解此章夫子之答只訓明詩義至子夏方別進一解繪素即是素絢只一後字答他為字故子夏就後字悟出禮意耳。○子夏原只問詩聖人也只答他問詩子夏忽然悟到禮後觸類旁通正得詩教之妙而所悟又在學問本原又見詩學之益也。○揚子曰自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

苟無其質禮不虛行此繪事後素之說也孔子曰繪事後

素而子夏曰禮後乎可謂能繼其志矣非得之言意之表

者能之乎商賜可與言詩者以此若夫玩心於章句之末

則其為詩也固而已矣所謂起予則亦相長之義也。南軒張氏

曰凡禮之生。生於質也。無其質則禮安從施。素雖待於繪。然素所以有絢也。無其素則何絢之有。曰繪事後素者。謂質為之先而文在後也。子夏於此知禮之為後。可謂默會於意言之外矣。故夫子有起予之喜。子夏在聖門文學之科。而其所得如此。可謂知本矣。子貢子夏或有所興起而得之於詩。或誦詩而有以感發吾之志意。皆善為詩者也。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

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杞夏之後宋殷之後徵證也文典籍也獻賢也言二代之禮我能言之而二國不足取以為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

文獻若足則我能取之以證吾言矣精義呂氏曰徵考據也二代之禮以孔子

之學亦止能言其制作之意耳若求實迹以考據必在杞宋二國有史書可考有賢者可訪然後得之由二者之不足故無所考據或問申之曰夫子自謂吾能言之則於制

度文為之實迹必有可以一二數者非但能言其制作之意而已也○語類問吾能言之是言甚事曰聖人也只說

得大綱須是有所證方端的證之須是杞宋文獻是方可證然又須是聖人方能取之以證其言○問是時文獻不足孔子何從得知曰聖人自是生知聰明無所不遊然亦

是當時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孔子廣詢博問所以知得○案東樓公夏后禹之苗裔武王封之杞微子殷

帝乙之長子武王封之宋宋自微子至戴公凡十君其間

太師至夫子刪詩時僅存五篇可見典籍不足徵矣左傳

僖二十七年杞桓公朝用夷禮故經書子以貶之又可見

賢者之不足徵○紹聞編中庸引孔子之言曰吾學殷禮

有宋存焉論語則曰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何與蓋

孔子之時杞最衰微而宋猶強大杞去夏遠而宋去殷猶

近方孔子未之宋之時則曰有宋存焉意其猶足徵也及

之宋而宋猶六杞故均曰不足徵此二書所載之所以不

同也○愚按禮有本有文有大綱有細目禹湯故皆聖人

其制作之精微雖百世而下有聖人作先後同揆固能心

解而神會要特其本原所在而制度文為隨時損益者則

不能無待於考覈矣成周監二代之禮所謂大綱亦散見

於官禮之中聖人第得其一二端而當日制度之規模亦

自可想見然必欲詳考其節目細察其異同則有不容以

而其所必欲取徵於文獻者聖人不得而畧也○文獻不

足不必是一無可考第使稍有殘闕則并其所僅存者說

來亦格格不快○紹聞編足則禹湯二聖人傳心之典經世

歎之意無窮蓋文獻若足則禹湯二聖人傳心之典經世

之模夫子自能一論著與時禮並傳為百王損益之大
法而竟無如其不足何此其所以歎惜不已也然此亦夫
子晚年道不行叙禮正樂時語使其得時有作可以義起
者固必有以處之豈專歎二國之無徵已哉嗚呼典籍淪
亡賢人凋喪夫子覽觀世道所感多矣讀者當得之於言
外也其後周之文獻亦淪亡於戰國干戈暴秦坑焚之餘
三代遺典煙銷影滅古禮古治之不可復於是矣世道至此豈細故哉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禘大計反

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

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或問

祖配祭而不及羣廟之主為其尊遠不敢褻也○東陽許氏曰王者立始祖之廟百世不遷諸侯亦有始祖廟惟王者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以祀之蓋帝者又得姓受命之始也世數既遠不可以立廟則祭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

配之凡廟各有主皆居室中東面之位而獨尊則於始祖廟中特設所自出之虛位於東面而始祖之主退居南

面以配之也按王者有禘有祫諸侯只有祫而無禘祫成取合祖禘取尊遠故為王者之大祭詳見中庸達孝章

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重祭事見禮記明堂位及祭統篇已載雍徹章故得

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為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禮

矣按諸侯不得祖天子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程子已論之載雍徹集註灌者方祭之始用

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或曰鬱鬯者禮家以為釀秬為酒煮鬱金香草和之其氣芬芳

而條暢也按拒黑黍也一稗二米和氣所生○慶源輔氏曰周人尚臭祭祀先以鬱鬯灌地求神於陰既奠然後取

血骨實之于蕭以燔之以求神於陽也魯之君臣當此之時誠意未散猶有

可觀自此以後則浸以懈怠而無足觀矣蓋魯祭非禮孔

子本不欲觀。至此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發此歎也。類語

問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集註有兩意。曰這其實也。只說既灌而往不足觀。若不王不禘而今自着恁地說。將來其實這一句。只說灌以後不足觀。○或問不欲觀之意。程子以僭禮言之。當矣。然不察乎失禮之中。又失禮焉。之說。則自其未灌之時。已不足觀。不必言既灌而往也。○

慶源輔氏曰。僭祭之罪。雖大。而其來已久。且國惡當諱。懈怠之失。雖小。然却是當時主祭者切已之實病。不可不有以箴之。○蒙引。此章禘字。且輕過語。意全在既灌而往。上

○謝氏曰。夫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證也。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證也。又曰。我欲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考之杞宋。已如彼。考之當今。又如此。孔子所以深歎也。慶源輔氏曰。蓋併前章通論之。此二章及下章或

夫子一時之言。或記者以類次之也。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先王報本追遠之意。莫深於禘。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此。非或人之所及也。而不王不禘之法。又魯之所當諱者。故以不知答之。語類。禘是祭之甚遠。甚大者。若其他四

其祖之所自出。如祭后稷。又推后稷上一代祭之。周人禘。魯是也。禮不王不禘。禘者祭其祖之所自出。而以祖配之。蓋無廟而祭於祖廟。所以難以答。或人固是魯禘。非禮然。事體大。自是難說。若主祭者。須是極其誠意。方可感格。○禘是追遠之中。又追遠報本之中。又報本。蓋人於近親曾奉養他底。則誠意感格。如思其居處笑語。此尚易。格若太

敦復堂

論語集註本義 卷三 八 俗

六

七

敦復堂

敦復堂

敦復堂

敦復堂

敦復堂

敦復堂

敦復堂

敦復堂

敦復堂

遠者自非極其至誠不足以格之所以難下語答他○尋常祭祀猶有捉摸到禘時則甚渺茫蓋推始祖之所自出者而祭之於始祖之廟以始祖配之其所禘者無廟無主便見聖人追遠報本之意無有窮已若非仁孝誠敬之至何以及此○惟仁則不死其親惟孝則篤於愛親又加之誠敬以聚集吾之精神精神既聚所謂祖考精神便是吾之精神豈有不來格者

其掌言其明且易也蓋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

而治天下不難矣聖人於此豈真有所不知也哉語類聖人制祭

祀之意深遠非常人所能知自祖宗以來千數百年元是這一氣相傳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但法有止處所以天子止得七廟諸侯五大夫三此是法當如此然聖人之心猶不滿故又推始祖自出之帝以始祖配之然已自無廟只是耐於始祖之廟然又惟天子得如此諸侯以下不其焉故近者易感遠者難祭若博谷登覽之人他誠意如

何得到這裏不是人段見得義理分明如何推得報本反始之意如此深遠非是將這事去推那事只是知得此說則其人見得義理儘高以之觀他事自是沛然所以治天下不難也○禘之意最深長如祖考於自家身心未相遠絕祭之理亦自易理會至如郊天祀地猶有天地之顯然者不敢不盡其心至祭其始祖已自大段濶遠難盡其感格之道今又推其始祖之所自出而祀之苟非察理之精微誠意之極至安能與此哉知此則於治天下不難也又曰此尚明得何况其他此尚感得何况其他○天地陰陽死生晝夜只是理若明祭祀鬼神之理則治天下之理不外於此七日戒三日齋必見所祭者故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此可謂至微而難避若能如此到得治天下以上感下以一人感萬民初無難者○西山真氏曰萬物本乎天入本乎祖我之有此身出於父母也父母又出於祖祖又出於始祖始祖又出於厥初得姓受氏之祖雖年代悠遠如自根而榦而枝其本則一而已故必推始祖之所自出而祭之則報本反始之義無不盡矣若非仁孝誠敬之至豈能知此禮而行之蓋凡人於世之近者則意氣

敬之至豈能知此禮而行之蓋凡人於世之近者則意氣

精神未散。或嘗逮事而記其聲容，必起哀敬之心，而不敢
怨。若世之遠者，相去已久，精神之存與否，不可得而知。又
素不識其聲容，則有易忽之意。故禘禮非極其仁孝極其
誠敬者，不能知其禮，不能行其事。苟能知此禮矣，則其
事物之理，又何難知之？有苟能感格矣，則推而格天下
難哉！按誠無不格，即在理無不明，誠無不格於天下，則
輯語既曰：不知矣。知者，之於天下，如視掌却從，何其
故知聖人只是難言耳。○集解說字深看，是所以有此
之義也。或人不是問禘之制度，文為却是問禘之說，故註
以意字釋之。○愚按禘說所以難言之故，註有二義：以前
節同，只將是亦為政至理看透，而難語或人之意，自攝
仁孝誠敬，凡祭皆然。禘則交於神明者，愈遠則其心愈
篤，故必此心極其至，乃可與講明。所謂可為知者，道也，不
然雖援古證今，事事詳悉，於吾本心之知無與。○於天下
是禘中寶境，不假張皇示諸。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程子曰：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祭先主於孝，祭神主

於敬。新安陳氏曰：以下句祭神見上單一祭字為祭先祖也。祭祀本天性，如豺獾鷹皆有祭，皆是天性。豈人而不如

物乎？聖人因其性，裁成禮法，以教人耳。楊氏曰：祭如在，事

死如事生也。祭法曰：山，陵川，谷，邱，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

物，皆曰神。天子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所謂祭神也。

夫齋必見其所祭者，故皆曰：愚謂此門人記孔子祭祀之

如在，非盡其誠敬不能也。見孔子祭祖先及祭外神之時，致

誠意，語類是弟子平日見孔子當祭祖先之時，孝心純篤，

雖死者已遠，因時追思，若聲容可接，極盡其孝心，以祀之

也。祭外神，謂如山、川、社、稷、五祀之屬，為所當祭者。此孔子

在官時也。雖神明若有若無，聖人但盡其誠敬，儼然如神

明之來格，得以與之接也。○祭先主，孝祭神主，敬。孝敬不

同而如在之誠則一。○文集問人物在天地間其生不生窮者理也。其聚而生散而死者氣也。氣聚在此則理具在此。今氣已散而無矣。則理於何而寓耶。然吾之此身即祖考之遺體。祖考之氣流傳於我而未嘗亡也。其魂升魄降雖已化而無。然理之根於彼者既無止息。氣之具於我者復無間斷。吾能盡誠敬以祭之。此氣既純一而無所雜。則此理自昭晰而不可揜。此其血脉之較然可睹者也。曰人之氣傳於子孫。如木之氣傳於實。此實之傳不泯。則其生木雖枯毀無餘。而氣之在此者猶自若也。此等處從實事上推之。自見意味。○問氣之已散者既化而無。有根於理而曰生者。則固浩然無窮。故上蔡言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蓋謂此也。此是說天地氣化之氣。否曰此氣只一般。若說有子孫底引。得他氣來不成。無子孫底便絕無了。如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如太公封於齊。便祭爽鳩氏之屬。蓋他曾主此國。禮合祭他。惟繼其國者則合祭之。非在其國者便不當祭。道理合如此。便有此氣使無子孫。其氣亦未嘗亡也。要之通天地人。只是這一氣。所以說洋洋乎如在。其在上下。如在其左右。虛空遍塞。無非此理。

自要人看得活。難以言曉也。○問天地山川之屬。分明是一氣流通。而亦兼以理言之。上古聖賢則專以理言。曰有是理必有是氣。問上古聖賢所謂氣。只是天地間公共之氣。若祖考精神畢竟是自家精神。曰祖考亦是公共之氣。此身在天地間。便是理與氣凝聚底。天子統攝天地。負荷天地間事。與天地相關。這心便與天地相通。如諸侯不當祭。天地與天地不相關。便不能相通。聖賢道在萬世。功在萬世。今行聖賢之道。傳聖賢之心。便是負荷這物事。這氣便與他相通。如釋奠列許多禮儀不成。是無此氣。姑漫為之。○蒙引此章重在前條下文。是記其所嘗言者。而亦可見。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與去聲

又記孔子之言以明之言已當祭之時或有故不得與而使他人攝之則不得致其如在之誠故雖已祭而此心缺



然如未嘗祭也。精義謝氏曰昔伯高之喪孔子之使未至

禮猶曰徒使我不誠於伯高而况於祭乎故曰吾不與祭

如不祭○語類孔子自謂當祭之時或有故而使人攝之

禮雖不廢然不得自盡其誠敬終是不滿於心也范氏所

謂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者蓋神明不可見

惟是此心盡其誠敬專一如在所祭之神便見得洋洋然

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然則神之有無皆在於此心之誠

與不誠不必求之恍惚間也○說統吾字極不可忽蓋此

身與之則此心如在方祭之初曰我將我享既祭之後曰

綏予格予皆以吾在也故曰如在既與祭矣吾之典禮

人可得而攝之吾之精神人不得而攝之只想他如不祭

時精神何等鬱結可見如不祭之心○范氏曰君子之祭

即如在之心三如字如柄鑿之相應

七日戒三日齋必見所祭者誠之至也是故郊則天神格

廟則人鬼享皆由已以致之也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

則無其神可不謹乎吾不與祭如不祭誠為實禮為虛也

胡氏曰祭先所以感通者吾身即所祭先祖之遺也祭神

所以感通者吾身即所祭神之主也因其遺因其主而聚

其誠意則自然感格所謂有其誠則有其神也○慶源輔

氏曰禮為虛非言凡禮皆虛特指攝祭之禮而言耳誠為

實則指如在之誠意言也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

王孫賈衛大夫婿親順也室西南隅為奧竈者五祀之一

夏所祭也禮記月令春祀戶夏祀竈中凡祭五祀皆先設

主而祭於其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奧略如祭宗廟之儀如

祀竈則設主於竈陘祭畢而更設饌於奧以迎尸也語類



竈門外平正可頓柴處。既非可做好安排。故又祭於奧。以成禮。五祀皆然。○雙峯饒氏曰：五祀先設主席而祭於其所親之也。後迎尸而祭於奧。尊之也。祭於其所近於褻。故止祭於奧。又非神所棲。故兩祭之。以盡求神之道也。

時俗之語。因以奧有常尊。而非祭之主。竈雖卑賤。而當時

用事。語類問本是一神。以奧為尊。以主為卑。何也。曰：不是尊奧而卑主。但祭五祀皆設主於其處。則隨四時更

易皆迎尸於奧。則四時皆然。而其尊有常處耳。○新安陳氏曰：奧乃一室中最尊處。五祀皆迎尸於奧。雖有常尊。然

非祭之主。以奧之尊。見竈為卑。賤夏屬火。喻自結於君。不竈以火。夔夏祭主之。當夏之時。用夏之事。

如阿附權臣也。賈衛之權臣。故以此諷孔子。語類王孫賈

孔子在衛。將謂有求仕之意。欲孔子附已。故有媚奧媚竈之言。彼亦須聞有孔子之聖。但其氣習卑陋。自謂有權。可

以引援得孔子也。○蒙引：君雖尊而政柄非自己。出猶與有常尊。而非祭之主。臣雖在下而秉國之政。猶竈雖卑賤

而當時用事。○條辨：他處與其字寧字是不待已。而如

之辭。此處是酌量而得勝算之辭。他處何謂是不知所謂而問之之辭。此處是見必有所謂而諷之之辭。

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天即理也。其尊無對。非與竈之可比也。逆理則獲罪於天

矣。豈媚於奧。竈所能禱而免乎。言但當順理。非特不當媚

竈。亦不可媚於奧也。語類王孫賈之意。欲夫子媚已。緊要

嘗是媚他。見夫子當時事君盡禮。便道夫子媚奧。故夫子

都不答他。只道是不如此。獲罪於天。則無所禱。何為媚奧

亦何為媚竈。逆理而動。便獲罪於天矣。○問：天即理也。此指獲罪於蒼蒼之天。耶抑指此理。耶曰：天之所以為天者。理而已。非有此道理。不能為天。故蒼蒼者。即此道理之天。○子曰不然者。謂媚奧與媚竈皆非也。天下只有一箇正

敦復堂

當道理循理而行便是天若稍違民於理便是得罪於天更無所禱告而得免其罪也猶言違道以干進乃是得罪於至尊至大者可畏之甚豈媚時君與媚權臣所得而免乎此是遜詞以拒王孫賈亦使之得聞天下有正理也○愚按天即理也乃原天之所以為天實則夫子當日對付王孫賈直指高高在上者而言壓倒與竈何等明威存赫天道福善而禍淫要行婚即此行險激幸之心本以求福反為所禍此固天道之必然而小人之所寒心者也大全載朱子說獲罪於天只是論理之當否不是論禍福愚謂此只合在聖賢分上說蒙引云獲罪之罪明以禍福言若謂逆理即是禍害反不足引云獲罪之罪明以禍福言以異乎朱子而廢之○說統禱字對媚字言媚是求福禱是免禍聖人不言禍福○謝氏曰聖人之言遜而不迫使然折權奸須如此說

王孫賈而知此意不為無益使其不知亦非所以取禍愚按

夫子之拒賈與答陽貨不同蓋貨雖諷夫子往猶託理道

字直說為小人無忌憚之尤乃子為日便將不字
 倒棟之以獲罪於天絕之以無所禱是何等森嚴但只據理而言一似絕不干問答事此為遜而不迫耳若謂恐觸之以取禍故隱約其辭覺當日語言殊不爾爾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郁於六反

監視也二代夏商也言其視二代之禮而損益之郁郁文

盛貌○尹氏曰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夫子美其文而從之

語類周公制成周一代之禮乃監夏商之禮而損益之故三代之禮其實則一但至周而文大備故孔子美其文而從之○或問謝氏以為時王之禮不敢不從則是以聖人之所不取而強從之也且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之語又將何所指乎大抵聖人不得其位固當從時王之禮而周禮之盛又非有所謬戾而不可從設使夫子得位而有作焉竊意其從二代之禮固不能多於從周也按此處言從周只上周文之盛說與中庸言為下不倍主時王之制不

可謂至文也
 卷三八
 三
 敦復堂

得不從自別。慶源輔氏曰：先王之制，與氣數相為始終。而前後相為損益，固非一人一日之所能致也。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則以氣數至此極盛。而前後相承，互為損益。至此始集其大成也。夫子美其文而從之，豈苟云乎哉。新安陳氏曰：周之文亦承夏忠商質之後，風氣漸開，人文漸著，不得不然者。况武王周公制作之初，參酌損益，不存矣。夫子得不從之，蓋從周盛時文質得宜之文，非從周末文勝質之文也。○輯語：非二代以成交，按此正不可將二代交非周先王亦不能監二代以成交。贊周禮，非謂周尚文而論周文之宜從也。又曰：文是贊美之詞，非忠質文之文。然所謂文者，亦即就這上面見。蓋尚忠尚質尚文，原是後人見得如此，非是當時各有此主名也。○從周就出人起居動容周旋處見。正夫子躬行實踐得統於文武周公而留在茲之文也。
○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鄉人之子知禮乎。六六六

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大音奉聚。側留反。

大廟魯周公廟。公羊傳：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此蓋孔子始仕之時入而助祭也。

或問何以知其為始仕時也。曰：以或所稱鄉魯邑名，孔子父叔梁紇嘗為其邑大夫，孔子自少以知

禮聞，故或人因此而譏之。孔子言是禮者，敬謹之至，乃所以為禮也。

語類：問子入大廟，每事問，曰：雖是有司之事，孔子亦須理會。但其器物須有入家無者，故見不得。今入宗廟，方及見之，亦須問方得。又曰：平日講學，但聞其名而未識其器物，未見其事，實故臨事不得不問耳。

是禮也。謂此便是禮。○陳氏曰：此章須於敬謹之至處玩聖人氣象。○讀書錄：或入講，夫子言甚峻，夫子曰：是禮也。言甚和。○輯語：言每事詳慎，正是理當如此。是字直指敬謹之意。禮字只在道理上說，不在自己身上說。則辨明

敬謹之意。禮字只在道理上說，不在自己身上說。則辨明

處仍是凜然敬謹之意。愚按是禮也。只明每事獨之為禮。更不為知字解說。蓋我之知與不知。可由人評論。而禮之是與不是。不可自我含糊。才。尹氏曰：禮者敬而已矣。見得夫子此言。有關世教不小。

雖知亦問。謹之至也。其為敬莫大於此。謂之不知禮者。豈

足以知孔子哉。語類知底更審問。方見聖人不自足處。又

之心。且如使人做一事。丁寧詳復。其中亦有忽處。以易曉

而忽之。不囑者。少間事之。差處。都由那忽處生。問尹氏

謂難知。亦問敬慎之至。問者所未知也。問所知焉。似於未

誠。曰以石慶數馬。與張湯陽驚事相對觀之。可見雖知亦

問。自有誠偽之別。兼或人謂夫子為駁人之子。則亦夫子

始仕。初入大廟時。事雖平日。知其說。然未必身親行之。而

識其也。故問以審之。理當如此。必不每入而每問也。然

大綱節目。與其變異處。亦須問。愚按雖知亦問。是透過

一層語。若作平等看。何妨謂聖人有所不知。况其為始仕

○子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為去聲

射不主皮。鄉射禮文。新安陳氏曰：儀禮鄉射禮曰：禮射不

射。燕射是也。夫子引儀禮。交去上一禮字。若讀全句。而味

之意。自明白。蓋有禮射有武射。治世行禮射。兵爭則尚武

射也。按鄭註。主皮者。囿中之射也。不主皮者。澤宮之射也。

澤宮之射。費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不以貫革為雋

也。囿中之射。則主於獲。尚善傳曰：戰鬪不可不習。故於蒐

狩習之。若澤宮之射。則貴禮讓。而賤勇力。夫子此章。只主

禮射。為力不同科。孔子解禮之意如此也。皮革也。布侯而

棲革於其中。以為的。所謂鵠也。語類問主皮如何。說曰：皮

便是主於貫革。因問古人射要如何。用曰：其初也。只是講

武備聖人文之以禮樂。新安倪氏曰：侯以布。鵠以革。考

射語集註本義准旁卷三 八 射

工記曰梓人為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蓋方制其皮以為鵠鵠小鳥而難中以中之為鵠故謂的為鵠科等也古者射以觀德但主於中而不主於貫革蓋以人

之力有強弱不同等也語類問射不主皮是絕不取於貫

天下豈不願射得深中如不失其馳舍矢如破發彼小豨

殪此大兕之類皆是要射得透豈固以不主皮為貴而但欲畧中而已蓋鄉射之時是習禮容習禮容之人未必皆

勇敢之夫若以貫革為貴射失所以習禮之意故謂若有

人體直心正持弓矢又審固若射不貫革其禮容自可取

豈可必責其貫革哉此所以謂為力不同科也射之本

意也是要得貫革只是大射之禮主於觀德也射之類

取肱決射御底人只要內志正外體直取其力不主其力

取○輯語使中鵠又貫革先王固所取也但中不主其力

以不主者以力不同科故也尚德則力在其中矣射之類

心勝而射失其記曰武王克商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也

正謂此也周衰禮廢列國兵爭復尚貫革故孔子歎之語

夫子亦非是惡貫革之射但是當時皆習於此故言古之

道耳如古人亦只是禮射不主皮若武射依舊要貫革若

不貫革何益○古人用之戰鬪須用貫革之射若用之於

禮樂則觀德而已武王克商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則

是前此用兵之時須用貫革之射既克商而乃息耳○說

約凡讀註圈內必是正說如楊氏中可以學二句本妙而

置圈外圈內但云射以觀德云云孔子歎之則思古者思

其休武太平無事之時即解力不同科亦以明昔不尚力

之道所以正今之失

勉齋黃氏曰不主皮未嘗以貫革為非也但取其中而貫與不貫不論耳

外○楊氏曰中可以學而能力不可以強而至聖人言古

若矢不沒而墜地不害其為中也蓋主貫革則惟有力者
得射世之能射者寡矣不主貫革則人皆可射也。困勉
錄夫子蓋是歎世亂而不得不用貫革與他處譏變古者
不同所謂言古之道以正今之失者失不在於貫革而在
於所以不得不用貫革之故也然禮射武射在亂世亦可
並用武王散軍郊射之前亦未必純用貫革也不主貫革
則人皆可射正可以廣武事豈在亂世則必不可用乎則
譏變古之意亦自切當也按集註所以收楊氏之說當是
此意然非正指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

去起呂反告古篤反餼許氣反

告朔之禮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于諸

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餼

牲也禮玉藻天子玄冕聽朔於南門之外諸侯皮弁聽

也天子用特牛告其帝及其神配以文王武王諸侯用特
羊告太祖謂之告朔人君即以此日視此朔之政謂之視
朔又以此日聽治此月之政亦謂之聽朔。左傳文公十
六年疏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受之藏於祖廟每月之朔
以特牲告廟受而施行之遂聽治此月之政此周家所以
一侯國而侯國所以奉王命之常禮也必於祖廟者示不
敢專且重
其事也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而有司猶供此羊故子貢

欲去之

魯自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朔左傳閏月不告朔非

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
是乎在矣不告閏朔弃時政也何以爲民。文公十六年
四不視朔也此見聖人所書之意左疏此後有不告朔者亦
不視朔也此見聖人所書之意左疏此後有不告朔者亦
不復書其譏也明以後不復譏也然則定哀之時遂以不
告朔爲常故子貢以有司所供之羊爲徒費而欲去之。
條辨記者書法只下一之字便見餼羊粘連告朔羊存禮
存羊亡禮亡
如何欲去得



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愛猶惜也子貢蓋惜其無實而妄費然禮雖廢羊存猶得

以識之而可復焉若併去其羊則此禮遂亡矣孔子所以

惜之精義范氏曰事若無益而不可損若無有而不可亡

是也子貢知愛羊而不知愛禮故夫子誨之使知禮之為

重而費不可以苟省也謝氏曰當是時告朔之禮已亡是

以子貢欲去餼羊禮之存亡何與於一羊聖人以羊存則

政舉將有所考譬猶以薪傳火也是以夏之政雖衰而禹

之禮未亡故湯得而用之商之政雖衰而湯之禮未亡故

文武得而用之夫子又安知不有王者作將舉而措之大

下乎是以愛之而惜乎其終廢也語類須見得聖人意

思大常人只是屑屑惜那小費聖人之心却將那小費不

當事所惜者是禮他所存者大更看得這般意思出方有

益

正朔此禮蓋其重也○義府古者每月之政皆載於朔如

月令之類人君告而行之關係甚大蓋以萬幾之繁一人

其節敬其事月朔朝廟遷坐正位合羣吏而計之事敬而

禮成是豈可廢哉禮雖不行於朝廷而羊供則禮猶存於

有司故羊之存即禮之存也聖人愛之不必說到後可復

而後愛而可復之意亦在其中○此一羊也在子貢則見

以為其羊在夫子則見以為其禮以羊為羊是禮在羊之

外而禮亡也以羊為禮是禮在羊之中而禮存也按羊存

猶得以識之就合下便見得斷然不可去似不必說到可

復然聖人之意畢竟歸重○楊氏曰告朔諸侯所以稟命

於君親禮之大者魯不視朔矣然羊存則告朔之名未泯

而其實因可舉此夫子所以惜之也新安陳氏曰朔受之

行而尊君尊祖之大節得焉○訂釋告朔有三重焉尊正

朔重天子也告太廟重祖考也修月令之政重民事也○

教復堂

按告朔之名未泯而其質因可舉正與子貢惜其無實意相對照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

黃氏曰孔子於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如是而後盡爾時

人不能反以爲諂故孔子言之以明理之當然也語類如

也今拜乎上而孔子必拜乎下此孔子之盡禮處精義伊

川曰當時事上之禮簡也楊氏曰如拜下之類拜上者寧

不以爲諂乎○纂疏聖人必至禮而止故曰盡豈於禮之

外又有加益哉當時君弱臣強事上簡慢反以爲諂○紹

聞編黃氏云非有所加也如是而後盡爾此點得簡盡字

好或勸程子以加禮近責程子曰何不見責以盡禮而責

加也盡字意要如此認○程子曰聖人事君盡禮當時以

爲諂若他人言之必曰我專君盡禮小人以爲諂而孔子

之言止於如此聖人道大德宏此亦可見新安陳氏曰黃

味之程子就入字上深味之於此見得聖人意言氣象可

爲味聖言之法○四書通事君盡禮只是本分踐履人以

爲諂也亦只似平常說話即此可見聖人一行一言未嘗

少有過當處○蒙引人以爲諂也平平說尹氏用伊川說

而加歎字朱子以爲失旨○集解當時之人不是耻已之

不能而誣君子爲諂他心裏實實見得事君之禮不消如

此蓋由驕亢慣了夫子此語非爲分疏自已所以提醒人心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

事君以忠

定公魯君名宋二者皆理之當然各欲自盡而已此兩平

意○精義侯氏曰君使臣以禮盡君道也臣事君以忠盡

臣道也聖人之言無精粗遠近顧知之者如何耳以禮盡敦復堂

忠雖堯舜不過如此伊川先生曰聖人之言其遠如天其
 近如地者此也○語類為君當知為君之道不可不使臣
 以禮為臣當盡為臣之道不可不事君以忠君臣上下兩
 盡其道天下其有不治者哉乃知聖人之言本末兩盡○
 問忠只是實心人倫皆當用之何獨於事君上說忠曰父
 子兄弟夫婦人皆自知愛敬君臣以義合人易得苟且於
 此說忠是就不足處說○四書通謂之使每以勢而不以
 理故貴乎有禮謂之事多以跡而不以心故貴乎盡忠○
 厚齋馮氏曰以尊臨卑者易以簡當有節文以下事上者
 易以欺當盡其心君臣以義合各分雖嚴必各盡其道○
 陳西陵曰直從君臣有義看來君盡君道止有一禮臣盡
 臣道止有一忠天性之分一毫假借不得可知千古君臣
 未盡○呂氏曰使臣不忠其不忠忠禮之不至事君不忠

其無禮患忠之不足此交互說不責人而責己各盡所當
 然所以足上正意也愚按小註非呂

氏之指蓋呂氏特以互文見忠禮之分屬君臣尹氏曰君

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新安陳氏

一則字以此章為定公言警君之意也若為臣言則君雖
 不以禮臣豈可不以忠○語類問尹氏恐只是說泛然之
 臣若在重之臣恐不當如此說曰就人君而言則如此說
 但道理亦自如此自是人主不善遇之則下面人不盡心
 如孟子所謂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道理是
 如此若臣以為臣下當忠而不及人主則無道之君聞之
 將謂人臣自是當忠我雖無禮亦得如此則在上者將肆
 其無禮後人好避形跡多不肯分明說却不知使上不盡
 禮而致君臣不以善終却是賊其君者也若是君能盡禮
 則君臣剗地長矣○吳氏曰昭公客死於外季氏奉定公
 立之是時魯國君臣皆失其道君不能使臣臣不能事君
 定公此問亦可謂切矣○馮氏曰三家之強惟有禮可以
 使之定哀以吳越謀伐則非禮矣徒激其變無益也○筆
 乘晏子曰惟禮可以為國是先王維各分絕亂萌之具也
 定公為太阿倒持之君故欲坊之以禮三家為尾大
 不掉之臣故欲教之以忠我此數條照魯事然宜渾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樂音洛

關雎周南國風詩之首篇也其首章曰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詩傳

周之文王生有聖德又得聖女妣氏以為之配宮中之人於其始至見其有幽閒貞靜之德故作是詩匡衡曰窈窕

淑女君子好逑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儀容晏私之意不形於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

宗廟主此綱紀之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者也傷者哀之首王化之端也

過而害於和者也關雎之詩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

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其次章曰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詩傳此本其未得而言蓋此人此德世不常有求之不得則無以配君子

而成其內治之美故其憂思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鐘

鼓之樂其卒章曰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此據今始得而言蓋此人此德世不常有幸而得之則有以配君子而成內治故其喜樂尊奉之意不能自已又如

云蓋其憂雖深而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稱之如此欲學者玩其辭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性情之

正也詩傳言為此詩者得其性情之正聲氣之和也蓋德如雎鳩摯而有別則后妃性情之正固可以見其一

端矣至於寤寐反側琴瑟鐘鼓極其哀樂而皆不過其則焉則詩人性情之正又可以見其全體也獨其聲氣之和

有不可得而聞者雖若可恨然學者姑即其辭而玩其理以養心焉則亦可以得學詩之本矣匡衡曰如匹之際生

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夫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

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按詩序以此詩主后妃求

敦復堂

賢女共內職而作白詩傳出覺彼說之難通茲發明集註
 大指一本詩傳故備錄○南軒張氏曰哀樂情之為也而
 其理具於性樂而至於淫哀而不傷發不踰節則性情之正也○
 性也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發不踰節則性情之正也○
 類問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曰此言作詩之人樂而不
 淫哀而不傷因問此詩是何人作曰恐是宮中人作蓋宮
 中人思得淑女以配君子未得則哀既得則樂然當哀而
 哀而亦止於輾轉反側則哀不過其則當樂而樂而亦止
 於鐘鼓琴瑟則樂不過其則此其性情之正也又曰有那
 情性方有那詞氣聲音愚按集註后如之德宜配君子云
 云是以德為主則樂自不至於淫哀自不至於傷兩而字
 是縮上語語類哀止輾轉反側若憂愁哭泣則傷矣樂止
 琴瑟鐘鼓若沉湎淫泆則淫矣是既樂而又須不淫既哀
 而又須不傷兩而字是折下語二義未嘗不互相發然畢
 竟以集註為正方見得詩人漸被文王之化從性情中自
 然流出○又集凡言風者皆民間歌謠采詩者得之而聖
 人因以為樂以見風化流行淪肌浹髓而發於聲音者如
 此其謂之賦正以其

關聯之詩止是當時之火被文王太姒德化之深心胆肺
 腸一時換了自然不覺形於歌詠如此故當作樂之時列
 為篇首以見一時之盛為萬世之法尤是感人妙處○按
 是詩主宮人作固無可疑困勉錄云即宮人之哀樂可想
 見文王之哀樂凌茗柯云只就詩論詩指點中節之妙看
 來此說尤渾○胡氏曰觀詩之法原其性情玩其辭語審
 其聲音而已今性情難知聲音不傳惟辭語可玩味然因
 其辭語可以知其性情至於播之長言被之管絃則聲音
 亦畧可見矣愚按玩其辭人皆知之審其音人多抹却試
 思夫子當日說此章時關雎之辭洋洋盈耳其音非不傳
 也故註必兼審音說即在後人惟有辭可玩然試將此詩
 微吟緩誦一倡三歎如有遺音太和氣氳充塞宇宙不待
 被之管絃也○勉齋黃氏曰先生晚年再改削集註止於此章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

以栗曰使民戰栗



言言集言不事... 三代之社不同者古者立社各樹

宰我孔子弟子名予魯人三代之社不同者古者立社各樹

其土之所宜木以為主也何註夏都安邑宜松商都亳宜柏周都豐鎬宜栗○語類問以

木造主還便以樹為主曰看古人意思只以樹為社主使

神依焉如今人說神樹之類又曰以木名社如櫟社楊榆

社之類○尚禮載社主是如何曰古人多用主命如出行

大事則用絹帛請神以往如今魂帛之類社只是壇若有

造主何所藏之古者戰栗恐懼貌宰我又言周所以用栗

惟喪國之社屋之意如此豈以古者戮人於社故附會其說與慶源輔氏曰按社誓

曰用命賞於社不用命戮於社蓋古者建國左祖右社左

陽右陰陰主殺軍行載社主以行弗用命則戮之於社也

○趙氏惠曰魯有二社一曰周社一曰亳社周社者天子

大社也亳社者商社也武王勝商班列其社於諸侯以為

亡國之戒故魯有兩社也定公五年盟二桓於周社盟國

人於亳社則魯之二社亦聚民警戒之地魯自昭公以來

政由季氏視周社之主固已甚愧而相去亳社則其間不

能以寸矣哀四年六月亳社災意者哀公之問因亳社之

火而有所慮焉則一言之發一語之對豈不有係於社稷

之興廢乎是時三家削魯國社幾危宰我不能以是為說

反有妄對夫子所以深責之也

子問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遂事謂事雖未成而勢不能已者孔子以宰我所對非立

社之本意又啟時君殺伐之心而其言已出不可復救故

歷言此以深責之欲使謹其後也精義伊川曰三語大槩

之也如今人嗟惜一事未嘗不再三言之也○語類成事

云云蓋云駟不及舌言豈可以輕發耶言出宰我之口入

於事如何不可救曰此只責他易其言未問其見於事與

敦復堂

未見於事所謂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蓋欲使謹於言耳○
問三句有別否曰亦有輕重精言成事固不可說即事未
成而勢已遂亦不可諫若既往則更不必咎矣三句語意
輕重如此○說統說謂陳其是非諫謂申其匡救咎謂責
其愆尤三語正不說之說○尹氏曰古者各以所宜木名
不諫之諫不咎之咎也

其社非取義於木也宰我不知而妄對故夫子責之集解

之本意如社祭土神而以勾龍配之報其養萬物之功也
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魯之兩社一為民祈報一鑿
戒興亡義各有取焉顧不此之對而取義於木以啓時君
殺伐之心不惟失於鑿而且流於妄厥後哀公乞師於越
卒以旅死未必不自此一言階
之厲也夫子安得不切責之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器小言其不知聖賢

大學之道故局量褊淺規模卑狹不能正身修德以致主

於王道或問小註器小自在不知聖賢大學之道上看與

而解之耳○語類局量褊淺是他容受不去了規模是就

他設施處說○器小是以分量言若以學問充之則小須

可夫○問須是如孟子言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

行天下之大道方是大器曰是○管仲之器小哉是孔子

說管仲胸中所蘊及其所施設處將器小○字斷盡了蓋

當時之人只見管仲有九合之功將謂他大處大故孔子

知見他一生全無本領只用私意小智做出來僅能以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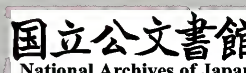
利自強其國若是王佐之未必不如此故謂之器小蓋奢

與僭便是器小之人方肯傲然亦只是器小底人一兩件

事看得來孔子器小兩字是包括管仲一生自本至末是

箇褊淺卑狹底人○如管仲相桓公以伐楚只去問他包

茅昭王不返二事便見得他如此便休據楚當時憑陵中
夏僭稱王號其罪大矣如何不理會蓋才說着此事楚决
不肯服便事勢住不得故只尋此年代久遠已冷底罪過



及些小不供貢事去問想他見無大利害決不深較只要
 他稍稍退聽便收煞了此亦是器小之故才是器小自然
 無大功業○古人論王霸以為王者兼有天下霸者能率
 諸侯此以位論固是如雖然使其正天下正諸侯皆出於
 至公而無一毫之私心則雖在下位何害其為王道惟其
 樓諸侯以伐諸侯假仁義以為之欲其功盡歸於己故四
 方貢賦皆歸於其國天下但知有霸而不復知有天子此
 其所以為功利之心而非出於至公也在學者身上論之
 凡日用常行應事接物之際才有一毫利心便非王道便
 是霸者之習此不可不省察也○勉齋黃氏曰局量指心
 之蘊蓄規模指事之發見心者器之體事者器之用不能
 正身修德則心之所向可知不能致主王道則事之所就
 可知局量褊淺則規模必卑狹未有不能正身修德而能
 致主於王道者○按不知聖賢大學之道是其器小緣由
 局量褊淺二句乃正言器小不能
 正身修德二句則其器小之驗也

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焉於

或入蓋疑器小之為儉三歸臺名事見說苑劉向說苑齊桓公立仲父

致大夫曰善吾者入門而右不善吾者入門而左有中門
 而立者桓公問焉對曰管子之智可以謀天下其強可與
 取天下君恃其信乎內政委焉外事斷焉民而歸之是亦
 可奪也桓公曰善乃謂管仲政則卒歸於子矣政之所不
 及惟子是匡管仲故築攝兼也家臣不能具官一人常兼
 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攝兼也家臣不能具官一人常兼
 數事管仲不然皆言其後語類或說管仲器小言使仲器
 其卑豈肯後然自肆至於奢僭如此曰也不說道功烈卑
 時不當如此便是功大亦不可如此○管氏有三歸不是
 一娶三姓女若此却是僭此一役只舉管仲奢處以形容
 他不儉下段所說乃形容他不知禮處便是僭按一娶三
 姓女之說詳辯或問中本節只破他儉字臺有
 與作之費官有廩祿之冗舉二事以概其餘

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

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好去聲坫

丁念反

或人又疑不儉為知禮語類當時人但見有箇管仲更不敢擬議他故疑器小之為儉又疑

不儉為知禮或問或人問器小而以為儉則似矣聞其

不敢議其失故以為凡管仲之所為則是禮之所存矣又

方文勝故徒知儉而不及者為非禮而不知奢而過者之

尤失屏謂之樹塞猶蔽也設屏於門以蔽內外也禮天子

侯內屏大夫好謂好會坫在兩楹之間獻酬飲畢則反爵

以簾士以惟古註圖說坫以木為之高八寸足高二寸漆赤中

於其上纂疏占者諸侯與隣國為好會主君獻賓賓筵

前受爵飲畢反此虛爵於坫上於西階上拜主人於阼階

上答拜賓於坫取爵洗爵以酢主人主人受爵飲畢反此

虛爵於坫上主人酢階上拜賓答拜是

賓主飲畢反爵於坫也大夫則無之

此皆諸侯之禮而

管仲僭之不知禮也東陽許氏曰古者天子諸侯大夫士

之屏以木為之大夫以簾士以帷天子設於門外諸侯大

夫士設於門內庭中管仲位為大夫當用簾亦用諸侯之

屏列國之君有相朝之禮有會盟之禮凡有好會主國之

君先設坫於堂兩楹間延賓升堂以爵勸酒獻酢畢覆爵

於坫上管仲大夫本無此禮今亦設之當時齊霸而管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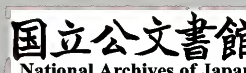
當國諸侯朝齊者必私覲於管仲家故設此延之二事皆

言仲之僭○愚謂孔子譏管仲之器小其旨深矣或人不知而

疑其儉故斥其奢以明其非儉或又疑其知禮故又斥其

僭以明其不知禮蓋雖不復明言小器之所以然而其所

以小者於此亦可見矣故程子曰奢而犯禮其器之小可



知蓋器大則自知禮而無此失矣此言當深味也語類管仲只緣

器量小故才做得他這些功業便包括不住遂至於奢與

犯禮奢與犯禮便是那器小底影予若是器大者自然不

至如此看有甚功業處之如無又曰奢而犯禮便是他裏

面着不得見此些小功業便以為驚天動地所以肆然犯

禮無所忌也亦緣他只在功利上走所以施設不過如此

才做到此便不覺自足矣胡氏曰奢者器之小而盈也

犯禮者器之盈而溢也輯語夫子斷管仲始終只是一

案或人却是隨地辨解因器小曰儉因不儉曰知禮或人

意中已不暇顧耳矣夫子針底只勘定器小故朱子又云

奢而犯禮特器小中二事是應或人之問非直以此二事

證器小但從此二事看亦見他器小處問仲若儉與知

禮其器有加否曰管仲器小只是合下如此他事遮補不

得愚按他既合下如蘇氏曰自修身正家以及於國則其

此知也自不能遮補

本深其及者遠是謂大器揚雄所謂大器猶規矩準繩先

自治而後治人者是也揚子先知篇或曰齊得真吾而

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大器紹聞編此揚

子最精語規矩準繩衆器之所取則以為方員平直者也

先自治而後治人者管仲三歸反坫桓公內嬖六人而霸

如之謂以身為法也

課本

語類管

仲只緣

器量小

故才得

他這些

功業便

包括不

住遂於

奢與

犯禮奢

與犯禮

便是那

器小底

影予若

是器大

者自然

不

至如此

看有甚

功業處

之如無

知蓋器大則自知禮而無此失矣此言當深味也語類管

器量小故才做得他這些功業便包括不住遂至於奢與

犯禮奢與犯禮便是那器小底影予若是器大者自然不

至如此看有甚功業處之如無又曰奢而犯禮便是他裏

面着不得見此些小功業便以為驚天動地所以肆然犯

禮無所忌也亦緣他只在功利上走所以施設不過如此

才做到此便不覺自足矣胡氏曰奢者器之小而盈也

犯禮者器之盈而溢也輯語夫子斷管仲始終只是一

案或人却是隨地辨解因器小曰儉因不儉曰知禮或人

意中已不暇顧耳矣夫子針底只勘定器小故朱子又云

奢而犯禮特器小中二事是應或人之問非直以此二事

證器小但從此二事看亦見他器小處問仲若儉與知

禮其器有加否曰管仲器小只是合下如此他事遮補不

得愚按他既合下如蘇氏曰自修身正家以及於國則其

此知也自不能遮補

本深其及者遠是謂大器揚雄所謂大器猶規矩準繩先

自治而後治人者是也揚子先知篇或曰齊得真吾而

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大器紹聞編此揚

子最精語規矩準繩衆器之所取則以為方員平直者也

先自治而後治人者管仲三歸反坫桓公內嬖六人而霸

如之謂以身為法也

方以詭遇為功而不知為之範則不悟其小宜矣齊氏曰

為天下幸小其器為管仲惜李見羅曰夫子平生最取

管仲之功在春秋時亦看他是箇人物惜其不明於事

初發心只為富強計求可求成而無正心誠意之功

本領故功成之後不免驕氣之生奢淫繼作以不保其終

也朱子曰如蘇氏說見得不知大學本領所以局量

淺處如楊氏說見得不能致主王道所以規模卑狹處兼

二說看其義始備或問天子之小管仲以其用狹而量

淺耳用狹者其本也量淺者其驗也揚雄氏之言得其本

而所謂量淺者亦在其中矣程子謂器大則自知禮亦兼

夫量淺者而論之也謝氏有見於量淺之說而不究其所

以淺楊氏有見於用狹之意而遂折夫量淺者以為所謂

器小者初不在此如謝說則是常是時一狐裘三十年豚

豕不揜豆者遂可為大器矣如揚說則是苟有王佐之才

雖三歸反坫而不害其為大器也而可乎按用狹是不

知聖賢大學之道量淺是奢而犯禮與前一條意小異奢而犯禮不關器小本病知亦是器小中事故謝揚二

朱子俱不滿之稱義謝氏曰揚子之言非是孔子之意而

以管仲為不可大受也管仲相桓公其功大矣然君淫亦

淫君奢亦奢則其得君專政豈以天下為心哉不過濟耳

目之欲而已曾不知三歸反坫於汝何加焉甚可鄙賤猶

見女子得意於衣服袪衾之間謂之小器不亦宜乎夫子

於管仲何誅焉蓋欲指示學者使知先立乎大者然後可

以語道矣精義楊氏說已采入集註疑於疑其知禮句下

節去不知其所謂器小者有不在是句語類上蔡說得

來太小如曰得君專政豈以天下為心不過濟耳目之欲

而巳管仲又豈止如此若如此又豈能九合諸侯一匡天

下凡人自正心誠意以及乎天下則其本領便大今人

只隨資稟去做管仲資稟極高故見得天下利害都明白

所以做得許多事自劉漢而下高祖太宗亦是如此都是

自智謀功力中做來不是自聖賢門戶來不是自家心地

義理裏面流出文集夫子之於管仲大其功而小其器

邵康節亦謂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知此可與論桓公管

仲之事矣夫子言如其仁者以當時王者不作中國衰夷

狄橫諸侯之功未有如管仲者故許其有仁者之功亦彼

敦復堂

善於此而已至於語學者立心致道之際則其規模宏遠自有定論豈曰若管仲而休耶曾西之恥而不為蓋亦有說矣李氏美管仲之功如救父祖之闕愚以為桓公管仲恢父祖之闕而秋其財以為子舍之藏春也故周雖小振而齊亦寢強矣夫豈誠心惻世而救之哉孟子不與管仲或以是耳余隱之以為小其不能相桓公以平天下恐不然齊桓之時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革命之事不可為也孟子言以齊王猶反手自謂當年事勢只言已志非謂管仲發也按此論管仲甚允可為語孟發凡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

皦如也繹如也以成語去聲大音泰從音縱

語告也大師樂官名時音樂廢缺故孔子教之或問味其語勢蓋將

正樂而語之之辭○南軒張氏曰周衰樂廢蓋雖其聲音亦失之矣人因其義而得其所以為聲音者而樂可正

數形容語氣恰是通節四如字發端翕合也是方作樂

聲六律齊一齊使他合得來都完備蓋當此時聲雖會而未暢氣猶凝而未舒亦兼有翕聚之意從放也

既翕如後乃純和也皦明也繹相續不絕也厚齋馮氏曰純所謂八音

克諧是已皦所謂無相奪倫是已繹所謂始終相生是已成樂之一終也鄉飲酒義自

工告樂備為樂之小成周禮大司樂章祀圓丘則奏六變祀方澤則奏八變享宗廟則奏九變是為大成○語類問

樂之初作五聲六律合而奏故曰翕如從者放也言聲音發揚出來清濁高下相濟而和既是相濟而和了就中

又各有條理皦然而明不相侵奪既有倫理故其聲相連

續而遂終其奏言自始至終皆條理如此曰此亦是據夫子所說如此古樂既亡無可考據但是五聲六律翕然同

奏下其聲音又純然而和更無一聲參差若有一聲參差便不成樂且如一宮只得七聲若黃鐘一宮合得○謝氏

姑洗等七聲或少一聲也不得多一聲也不得敦復堂

論語集註本義

卷三八

三

敦復堂

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爲樂。翕如言其合也。五音合矣。清濁高下如五味之相濟而後和。故曰純如。合而和矣。欲其無相奪倫。故曰皦如。然豈宮自宮而商自商乎。不相反而相連。如貫珠可也。故曰繹如也。以成。（雙峯饒氏曰此章初從之以後是其中。以成是其終。翕合之餘有繹和純和之中有明白明白之中無間斷。方是作樂之妙。○程氏復心曰翕如者五聲六律羣然合奏而無一音之不備。純如者五聲之中有清濁高下之不齊。羽極清而宮極濁。宮極低而羽極高。苟無以節調之。則彼此懸絕而不相和。必有相陵奪而後呼繹如者。五音既不相奪。則血脉易得。間斷又須前倡後和。宮商相續。纒纒如貫珠。故至於成。○蒙引始作從之以成。是三關節純如皦如繹如俱綴於從之之下。以成蓋從而收聲以爲一終也。翕如與純如皆先後純

如與皦如繹如。則一時事不可分先後。○條辨樂者天地之和。看來只一純如便了。蓋清濁高下如五味之相濟而和。則聲音之妙已具是矣。但彼此若相奪倫。則是失之。混同而不可謂之和。故皦如是形容其和之不相亂。處若宮自宮而商自商。則又過於分曉而亦不可謂之和。故繹如是形容其和之不相間處。○以戒是通上始從而爲一成。○輯語樂有以器言者。以理言者。以音言者。以器則已粗。以理則已精。惟音也者。不離乎器而實本於理。粗之則婦豎皆能知其妙。精之則鬼神不測其故。此以音言是介乎精粗之間者。○精義范氏曰。瞽矇司聽而所知者音也。故語之如此。然因聲以求其義。則樂亦可知矣。聖人守其義而闡其交。究其始而要其終。故其本末皆不廢也。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請見見之之見賢。過反從喪皆去聲。）



儀衛邑封人掌封疆之官

胡氏曰封人周官各掌為畿封而植之鄭玄云畿上有封若今

時界也天子封人職典封疆

則諸侯封人亦然左傳所謂穎谷封人祭封人蕭封人皆以地各居是國之邊邑蓋

賢而隱於下位者也

胡氏曰封人有請見之心則非若沮

之多則見其好賢有素而所聞不淺狹矣雖其見聖人而請問之辭不傳然意象和平進退從容出語門人又深得

其大義則賢而君子謂當時賢者至此皆得見之自言其

平日不見絕於賢者而求以自通也見之謂通使得見喪

謂失位去國禮曰喪欲速貧是也歷聘時喪欲速貧出

禮記檀弓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所振以警眾者也類考鐸

木鐸其體皆以金為之而舌有金木之言亂極當治天必

異鄭玄云文事奮木鐸武事奮金鐸

將使夫子得位設教不久失位也封人一見夫子而退以

是稱之其所得於觀感之間者深矣

語類問古人相見皆獨載儀封人之說及出便說二三子何患於喪乎是他如

何便見得曰某嘗謂這裏儘好看如何從者見之後便見

得夫子恁地這也見得儀封人高處據他謂君子之至於

斯吾未嘗不得見他大段見得好人多所以一見之頃便

見得聖人出問儀封人亦是據理而言若其得位失位

則亦非所及知也曰封人與夫子說話皆不可考但此人

辭氣最好必是賢有德之人一見夫子其觀感之間必有

所見故為此言前輩謂作者七人以儀封人處其一以此

之新安陳氏曰封人一見夫子能知聖道之不終廢世道

論語集注本義

卷三

八

求見誠切如此木鐸之說非為夫子幸實為天下幸也知
夫子底作用決不使天下終無道故無道久矣句不可忽
或曰木鐸所以徇於道路書曰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於路言天使夫子

失位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如木鐸之徇於道路也雙峯饒氏曰夫

子得位與不得位封人所不能知其所知者夫子道德
如是天將使振揚文教以開天下後世也必矣或得位或

周流四方皆在其中新安陳氏曰後說與喪字及天下

之無道欠皆不甚相應朱子姑存之耳恩按味封人語

意木鐸自應以得位設教為長至於周流四方振揚文教
以開天下後世乃特後世追論之辭耳然此處正須放開
眼界則後一層意
自亦包括得到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韶舜樂武武王樂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也慶源輔氏曰聲

容樂之聲舞之容也美之實謂其聲容之所以美○蒙引

盡美蓋只就聲容外面看便見他美處就聲容裏面看其
所以為是聲容者便見盡善與未盡善處舜紹堯致治武王伐紂救民其功一

也故其樂皆盡美胡氏曰韶盡揖讓繼紹之美然舜之德性

之也又以揖遜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誅而

得天下故其實有不同者語類問韶武是樂之聲容都盡

日不可如此分說便是就樂中見之蓋有這德然後做得
這樂出來若無這德如何做得這樂出來故於韶之樂便

見得舜之德是如此於武之樂便見得武王之德是如此
都只是一統底事○問韶武美善曰德有淺深舜性之武

王反之自是有淺深又舜以揖遜武以征誅雖是順天應
人自是有不盡善處今若要強說舜武同道也不得必若

美舜武也不得又曰武之德雖比舜自有淺深而治功
亦不多爭韶武之樂正是聖人一箇影子要得因此以觀



其心○問韶盡美盡善武盡美未盡善曰意思自不同韶舞是象那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天下恁地和平意思觀書所謂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勸之以九歌此便是作韶樂之本也所謂九德之歌九韶之樂是也武舞觀樂記所說始而北出周在南商在北此便做箇向北意思再成而滅商須做箇伐商意思三成而南又做箇轉南意思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緣以崇天子象武功成而歸鎬京四海皆崇武王為天子當年夾振駟伐盛威中國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看此舞可想見樂音須是剛不似韶純然而和武須有威武意思又問堯舜處湯武之時肯如湯武所為否曰聖德益盛使之自服耳然到得不服若征伐也免不得亦如征有苗等事○問盡善盡美說揖讓征誅足矣何以說性之反之處曰也要尋他本身上來使舜當武王時畢竟強似大武使武王當舜時必不及韶樂○美是言功善是言德如舜九功惟叙九叙惟歌與武王仗大義以救民此其功都一般不爭多只是德處武王便不同曰未盡善亦是征伐處未滿意否曰善只說德是武王身上事不干征伐事曰是

就武王反之處看否曰是謝教曰畢竟揖遜與征伐也自是不同征伐是箇不得已曰亦在其中然不專就此說淳曰既征伐底是了何故又有不得已意曰征伐底固是畢竟莫如此也好所以孔子再三誦文王至德其意亦可見矣樂便是聖人影子這處未盡善便是那裏有未滿處按此條洗發得集註兩層歌側語意最分明○問性之反之似此精微處樂中如何見得曰正是樂上見只是自家不識他樂所以見不得又曰性之反之成功雖一然武王地位終是覺得有痕迹在○樂觀其深矣若不見得他性之反之不同處又豈所謂聞其樂而知其德乎○程子曰成湯放桀惟有慙德武王亦然故未盡善堯舜湯武其揆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時然爾精義范氏曰韶與武其德不同其聲亦異也樂所以象其德德之所至聖人不加損亦不加益焉湯有慙德其自知明也武雖欲為韶亦不可得矣其未盡善亦武王之不幸也謝氏曰揖遜之事天與之人與之征誅之義順乎天而應乎人也聖人豈有二心哉如

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事固如此征誅之義固不如儀
 鳳之容然聖人豈以我所遇之時不如舜而私自已哉盡
 美與盡善聖人之意豈不曰舜與武王同道游氏曰王者
 功成作樂韶武之盡美以其功言之也如觀其成功則二
 聖人之樂皆無餘美乃若所遇之事所以致功者舜以紹
 堯而為韶武以滅商而為武豈可同日而語哉觀成湯之
 有慙德則武之用心可知矣故盡美者其功也未盡善者
 其事也○語類問范氏以為德不同謝氏以為時不同游
 氏以為事不同三者孰是曰畢竟都有些子如何得同○
 愚按集註及語類中袁諸家要之以德為本觀語類云舜
 之德如此又撞着好時舜武王德不及舜又撞着不好時
 節語意輕重瞭然此程子專言所遇之時所以列之圈外
 也又須知是論樂不是論舜武聞樂知德則仍在本人身
 上辨取耳○看來韶之盡美與武之盡美便自有不同處
 又盡善未盡善已隱隱含乎此中至論其實故須以德為
 士然一則極嚮往之神一則寓歎惜之意帝升王降亦見
 氣運使然聖人正有不能盡宣之口者德遇二意正須水
 乳交融乃見深情無隱故朱子於諸說未嘗不並取之

○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居上主於愛人故以寬為本為禮以敬為本臨喪以哀為

本既無其本則以何者而觀其所行之得失哉語類寬也敬也哀也

所謂本也其本既亡則雖條教法令之施威儀進退之節
 擗踊哭泣之數皆無足觀者若能寬能敬能哀了却就他
 這寬敬哀中去考量他所行之是否若不寬不敬不哀則
 縱其他有是處皆不在論量之限矣○如寬便有過不及
 哀便有淺深敬便有至不至須有上面這箇物事方始就
 這上見得他得失若無這箇物事則居上為禮臨喪却似
 不曾一般更把甚麼觀得他○或問末章之說或以為何
 所觀或以為何足觀子獨以為無以觀其事之得失何也
 曰此以其文意推而得之也蓋在上則以其量而觀其大
 小為禮則以其敬而觀其淺深臨喪則以其哀而觀其厚
 薄今既無其本矣則雖欲觀之其將何以觀之乎彼曰何
 所觀何足觀者雖於大義可通然恐其未盡文意之曲折



論語集注卷之三終

也。按本文以字須着眼。又集為政以寬為本者，謂其大體規模意態當如此耳。古人察理精密，持身整肅，無偷惰戲豫之時，故其政不待作威而自嚴，但其意則以愛人為本。爾及其施之於政事，便須有綱紀文章，關防禁約，截然而不可犯。然後吾之所謂寬者，得以隨事及人，而無頽弊不舉之處。人之蒙惠於我者，亦得以實受其賜，而無間隔欺蔽之患。如其不然，則雖有愛人之心，而事無統紀，緩急先後，可否予奪之權，皆不在已。於是姦豪得志，而善良之民反不被其澤矣。蓋為政必有規矩，使姦民猾吏不得行其私。然後刑罰可省，賦斂可薄，所謂以寬為本體仁長人，孰有大於此者乎？按語類亦云：寬字難識，蓋有政教法度而行之以寬耳，非廢弛之謂也。居官者不可不知。

論語集注

卷之三終

論語集注

文政

